

牧齋有學集



牧齋有學集卷十一

紅豆三集

辛丑二月四日宿迹古堂張燈夜飲酒罷有作  
神居仙治氣葱龍山檻雲興闌檻中東夏衣冠餘白  
髮西臺堂構又春風架披緗竹標青白杯壓蒲萄泛  
碧紅從此吾家好風物引杯燒竹與君同

地茅天霧晝冥冥齋閣清晨拜六經隱几新詩千律  
呂縈窻古字照丹青文嗤寫豕都疑亥學笑飡魚每  
食丁慙愧師丹老多忘貝多葉裏讀書螢

繁華第宅太平時山滿高樓夜宴遲醉倒綠窻寘作

主笑喧紅袖祭爲尸重簾勸酒鸚哥語促坐分甘燕  
子窺彈指昔游今四世當筵引滿復何辭

春寒料峭管絃清坐看人間滄海更樂闋龍宮催急  
鼓歌穿魚鑰出重城電驍雲北天舒笑月轉花西帝  
解醒狂殺婆留老孫子醉看牛斗到參橫

讀豫章仙音譜漫題八絕句呈太虛宗伯并雪  
堂梅公古巖計百諸君子

重城珠翠照邗溝玉樹歌聲蕩玉鈎明月二分都捲  
去誤人殘夢到楊州

別去騰騰只醉眠三杯天酒半龕禪江風吹落仙音

譜似佛修羅琴上絃  
牡丹亭苦唱情多其奈新聲水調何  
誰解梅村愁絕  
處秣陵春是隔江歌  
雲藍小袖盡傾城  
逐隊燈前謝小名  
莫道掃眉才子  
少墨兵酒海正縱橫

舞豔歌嬌爛不收  
南朝從此果無愁  
笑他寂寞新亭  
客掩面悲啼作楚囚  
紅筵綠酒競留春  
鞬臂弓鞋一番新  
銀燭有花還解  
笑風光偏賽白頭人  
花落花開祇一晨  
判將嚼螭抵橫陳  
九歌本是人間

曲天老何曾愛二嬪

遊絲白日忽成嵐  
柳絮春風故作憨  
寄與多心經一卷  
色空空色任君參

孫郎長筵勸酒歌

人間何處開笑口  
憤悶試問黃衣叟  
烏黔鵠白誰使狀  
鼻豎眉橫亦希有  
君不見彭篋孫子  
八十翁頭童鬢  
禿兩耳聾客來稱  
壽百不應反踢蹠  
惰追兒童又不見  
孫郎三十英妙年  
蘭成射策爭先鞭  
華堂高會稱燕喜  
撞鐘伐鼓開長筵  
長筵錦繡裹吾谷  
對酒西湖泛晴淥  
褒衣宿素撰致語  
小隊雲藍度新曲  
主人

燕客露未晞千金爲壽徵歌詩滿堂詞人齊授簡老  
翁曳杖前致辭君家門第不可當青油暢轂尚書郎  
邇來科名尤烜赫葵陵潮來塔放光毳帳前頭海子  
側潼酒駝羹賜顏色柏梁筆札傳拂廬槐木音聲動  
鄉國東門銅狄不相待麻姑筵前見桑海燕山馬角  
可憐生楊州鶴背知誰在天關海口未通津銀海又  
報生埃塵漁陽白雀自賓主魚鳧杜宇猶君臣江村  
夏水冬起電東鄰田父額生角詛神何用碧實沉罵  
鬼祇應倩方朔春光淡沱春寒輕春女如花春酒盈  
一杯便可邀常醉一笑何妨喝月行如此郎君如此

老黃髮青春各言好尋花長與鶯燕羣釀酒莫被魚  
龍惱爲君長謔勸酒歌老顛欲裂舞婆娑卽看紅豆  
花開候恰是蟠桃一度過

吁嗟行走筆示張子石

君不見程孟陽詩名粉繪垂琳瑯松圓一抔掩寂寞  
孫枝兩葉悲流亡又不見程善長布衣俠骨今無兩  
傭保雜作購童稚新安江頭命孤漿是時春寒雨飄  
蕭天容人意俱無憀通眉長爪猶在眼陳根絕哭不  
可澆練川故人望眼勞衝泥扶病來崇朝摩頂執手  
心鬱陶口推脫粟身解袍喜心翻倒轉嗚咽迷離老



眼隨風颺吁嗟乎丹陽朋舊不可得勝華通子誰省  
識白刃有客獻伯禽青山無人弔太白老夫髦矣徒  
歎息天地兵塵尚偪塞桃花照眼淚霑臆且持村酒  
勸子石一爲歌行歌主客

梅公司馬枉訪江村賦詩見贈奉答二首公以  
午節歸里爲遠山夫人稱壽故次首及焉

豹尾追游四十春銅駝金馬總成塵誰憐短髮今宵  
客還是長安舊雨人門第何須問豚犬衰殘無復畫  
麒麟

公詩望犬子泥金之信且以磻溪相擬皆非老人所樂聞也

荒村剪燭渾如

夢贏得天涯白首新

石榴花縵柳縵絲暈碧裁紅燕喜時五日宮中長命  
縷數峰江上遠山眉含桃寫似朱唇色萱子描如翠  
黛姿聞道麻姑約相過餘杭媪擬助天醺

夫人傳語內人許他

年相訪故云

為陳伯璣題浣花君小影四首

嫁得東家十五餘莫愁湖水浣花如薄裝自製蓮花  
服禮罷金經伴讀書

杜曲湘蘭日暮雲桃根桃葉自殷勤琴心三疊將雛  
曲不唱前朝白練裙

生來形影鎮相親畫裏春風掌上人含睇分明又疑

笑休教錯莫喚真真

一擲丹砂變海田麻姑織手故依朕老夫梵志餘長  
爪傳語方平莫浪鞭

山陰王大家玉暎以小影屬題敬賦今體十章

奉贈

季重才名噪若耶縹囊有女嗣芳華漢家若採東征

賦彤管先應號大家

王大家玉暎故尚書季重之幼女也

劫火燒焚玉不枯鮫人啜泣總成珠居朕拚穀垂羅  
女寫入長康舉案圖

越絕何人說掃眉於今才子是西施采蓮溪畔如花

女齊唱吟紅絕妙詞

吟紅玉膜詩名也

臨河殘帖妙通神  
放筆能開桃李春  
傳語山陰王逸少  
王家自有衛夫人

鏡中金翠倩誰知  
鏤月裁雲是畫師  
西子湖頭貌西子  
纔看點筆已迷離

薄粧墮髻步遲遲  
懷古巡簷自咏詩  
忽漫漏天風雨

急青藤舊館哭天池

玉暎居乃徐天池青藤書屋有青藤爲風雨所拔歌

過雨溪山潑墨濃  
清琴徐拂半牀風  
那知淺絳輕綃裏  
身在陶家畫扇中

雙蛾橫黛遠山皆  
引鏡雲霞蹙髮釵  
指點眼中眉眼

在老夫何用辦青鞵

老病樞衣再拜難錦帷初捲佩珊珊如何省識春風  
面博一金錢便與看

雲容月魄許題名健筆難誇老更成拂拭霜紈憑授  
簡敢將平視抵劉楨

爲范郎戲題妓館二首

芊眠春草臥銀瓶一曲扶頭酒未醒吳越山川誰管

得此中先築語見亭

女兒將免身故  
有女兒之戲

素手亭亭雪藕絲荷風茗盃助催詩老懷自笑無憑

準昨日馮家哭畫眉

雲將有畫眉  
被鷹傷之

走筆贈祝子堅兼訂中秋煉藥之約

昔聞漢祝生厲節希史魚抗論柱監鐵彼哉桑大夫  
子堅豈其後席帽北上書叫呶銀臺門奮臂叱庸奴  
朝右咸縮舌投効歸寒廬讀書金華山抱膝候皇虞  
邂逅古仙人授以青囊書採掇草藥精烹煉投冰壺  
壺中藥涓滴可以蘇寰區上醫在醫國何事公與孤  
我老偏耄耄藉子潤彫枯蘭江一棹來十載杼鬱紆  
飲我香草露一酌炎歊除太息語子堅火雲蒸八隅  
天地如籠甑雩舞空嗟吁我聞華元化心孔察錙銖  
脾腑或半腐處藥爲櫛梳悲哉今世人心脾爛無餘

車上徒懸蛇束手將何如子堅向天笑仰視飛鳥徂  
相期八九月訪我紅豆居白月正中秋玉盤承方諸  
我家虞山側藥草多於蔬自從虞仲來採藥皆仙儒  
我埽烏目雲候子雙飛鳧庶彼淳于斟于焉逢慧車

爲武伯題家慶圖

嚴家門館經遲暮一彈指頃三世度眼看武伯放鴛  
時膝前又列雙珠樹老人大父射游羣歷歷遺踪話  
日曛此翁未便呼彭祖也是人間李少君

遵王敕先共賦胎仙閣看紅豆花詩吟歎之餘

走筆屬和八首

先齋有學集 卷十一  
草木爲兵記歲華平泉花木盡泥沙未應野老籬前  
樹湧出金輪別種花

花房交絡帶香纓竊白輕黃暈不成記取中央花藏  
處流丹一點自分明

寂歷香塵界畫簾小闌綈几供香巖算他紅白閒桃  
李都與兒郎插帽簷

紅豆春深放幾枝花神作意洗粧遲應知十二年渲  
染只待催花數首詩

香海花依小劫賒也將花劫算塵沙夜摩天上人應  
笑誰放人間頃刻花



金尊檀板落花天樂府新翻紅豆篇取次江南好風  
景莫教腸斷李龜年

老去羞花嬾賦詩拚將才盡爲人嗤東中大有司花  
女愁絕吟紅閣筆時

却恐明年花信遲都將好句定花期春工解道能雕  
刻一辦應標一句詩

丁老行送丁繼之還金陵兼簡林古度

西風颯拉催繁霜江楓落紅岸草黃丁老裹糧自白  
下賀我八十來江鄉干戈滿地舟艦斷五百里如關  
塞長闔闔城上晝吹角闕宮清廟圍棋槍黑風愁雲

暗天地飛雁不敢過迴塘况聞伐守連下邑時雞籬  
犬皆驚惶江村別有小國土嘉賓芳晏樂未央撞鐘  
伐鼓將進酒停杯三歎非所當漢東孫子今爲庶羅  
平妖鳥紛披猖碧天化日在何許三千那得花滿堂  
丁老執杯勸我飲請開笑口毋傍徨我家添丁號長  
耳三歲只解呼爺娘公今兒女並玉立開筵逐日分  
輩行已看今孫就東閣更有快婿升東牀維摩天女  
並瀟洒木公金母相扶將彭城老祖年八百曾孫八  
十真兒郎趙州明年始行脚太公滿百方鷹揚庭前  
經豆旋結實蟠桃一顆公初嘗且垂雙眉覆塵盞共

撐老眼看滄浪我聞拊髀起稱善大笑敬舉君之觴  
酒酣摩腹訂要約百歲未滿須放狂古人置酒便稱  
壽何待燕喜吹笙篁老夫頑鈍未得歿南郊正報垂  
星芒明年清秋再過我扞衣拍手談滄桑乳山道士  
八十二頭童眼眇學力强桐城方生年五十詩兼數  
子格老蒼二公過從約已宿間阻正苦無舟航歸携  
此詩共抵掌相顧便欲凌奔蒼君如再鼓京江柁方  
舟定載林與方

讀方爾止龔山詩藁却寄二十韻

桐城方爾止能詩稱國手貽我龔山詩聲價重瓊玖

束笥多卷帙插置架上久寒宵偶攤書光怪驚戶牖  
波瀾獨老成健筆自抖擻我欲起逐之行間字飛走  
良久病掉眩定睛更扶首未知詩人中復有此人不  
來書許過我風雅細分陪子已辦春糧我亦戒剪韭  
老人苦昏耄舊學忘誰某恐如趙李徒別字剔吾醜  
此罪亦易科罰墨水一斗舉世扇俗學足跡競踏蹂  
吾衰苦無徒單子犯蠅醜誓將埽壇墀屬子執尊鹵  
恐以我累子謹啾起羣喉此詩亦戲耳用意或不苟  
未得會子面請先指其口相見勿論文但飲杯中酒

爾止魯遊詩彈趙子昂李于鱗  
二公皆不識華不注不字故云

古詩贈新城王貽上

風輪持大地擊颺爲風謠吹萬壑邃古賡歌嗚唐堯  
朱絃汜漢魏麗藻沿六朝有唐盛詞賦貞符彙元包  
百靈聽驅使萬象窮鏤雕千燈咸一光異世咸同調  
彼哉談議者穿穴分科條初盛別中晚畫地成狴牢  
妙悟掠影響指注闕釐毫甕天醯雞覆井穴癡猿號  
化爲劣詩魔飛精入府焦窮老蔽葑屋不得穿次寥  
正始日以遠詞花雜莠苗獻吉才雄鷲學杜餽醢糟  
仲默俊逸人放言訾謝陶考辭競嘈噴懷响歸浮漂  
江河文壅決厝濁亦騰囂么絃取偏長苦調搜啁噍

鳥空而鼠卽厥咎爲詩詠喪亂亦云臙詩病不可瘳  
叶譬彼膏肓疾傳染非一朝嗚呼杜與韓萬古垂斗  
杓北征南山詩泰華爭岌嶷流傳到于今不得免傲  
嘲况乃唐後人嗤點誰能跳窮子抵尺璧凍人裂複  
陶熠燿點須彌可爲渠略標昌黎笑窮兒少陵訶汝  
曹嗟我老無力掩耳任叫呶王君起東海七葉光漢  
貂騏驥奮蹴踏萬馬暗不驕識字百雅頌審樂辦簫  
韶蕩紙爲歌詩絳雲卷青霄自顧骨骼馬創殘臥東  
郊敢云老識路昏忘慙招邀河源出星海東流日滔  
滔誰蹠巨靈掌一手堙崩濤古學喪根幹流俗沸塘

蝸僞體不別裁何以親風騷珠林旣淡淡玉河復迢  
迢方當剪榛楛未可榮蘭茗瓦釜正雷鳴君其信所  
操勿以獨角麟媿彼萬牛毛伊余久歸佛繙經守僧  
寮根觸爲此詩狂言放調刁無乃禪病發放筆自抑  
搔起挑常明燈懺除坐寒宵

送林枋孝廉歸閩葬親絕句四首

寢苦揮戈十六年麻衣如雪向閩天松楸禾黍千行  
淚并洒西風哭杜鵑

小舟如葉出巖陵突兀西臺許劔亭自是閩人多涕  
淚招他故鬼哭冬青

負土爲墳斬羨藜淚和畚鍤下成溪更餘精衛啼殘  
血漬入泉臺築土泥次西臺持樽亭自吳閩入冬  
萬里黃山白露園清明麥飯黯銷魂孤臣老淚空填  
咽今日秋風又送君次西臺持樽亭自吳閩入冬

紅豆樹二十年復花九日賤降時結子纔一顆

對汝河東君遣僮揆枝得之老夫欲不誇爲已瑞其  
嘉對可得乎重賦十絕句更乞同人和之次西臺持樽亭自吳閩入冬  
院落秋風正颯然一枝紅豆報鮮妍夏梨弱棗尋常  
果此物真堪薦壽筵次西臺持樽亭自吳閩入冬

春溪紅豆數花開結子經秋只一枚王母仙桃餘七



穎爭教曼倩不偷來

二十年來綻一枝人間都道子生遲可應滄海揚塵  
日還記仙家下種時

秋來一顆寄相思葉落淡宮正此時舞輟歌移人既  
醉停觴偏唱右丞詞

朱囑啣來赤日光苞從鶉火度離方寢園應並朱櫻  
獻玉座休悲道路長

千葩萬藥葉風凋一捏猩紅點樹梢應是天街濃雨  
露萬年枝上不曾銷

齋閣燃燈佛日開丹霞絳雪壓枝催便將紅豆典雲

供坐看南荒地脉培

炎繳黃圖自討尋日南花果重南金書生窮眼疑虛

橘不信相如賦上林

旭日平臨七寶闌一枝的皜殷流丹上林重記虞淵

簿莫作南方草木看

紅葉闌干覆草萊金盤火齊抱枝開故應五百年前

樹曾裹儂家錦繡來

陳伯璣與程士哲有耦耕之約命畫史作圖戲

賦短歌以贈

昔與程孟陽築堂學耦耕高人仙遊陵谷改此堂猶

得留其名圖中之人腰鎌襪者誰子云是松圓宗  
子士哲生身憑黃犢似席薦目光激射牛背明旁有  
一人荷鋤箕踞足奇左乃是陳生伯璣不是我我今  
繙經皈佛成老僧陳生代我爲農何不可吁嗟乎南  
山之田蕪穢不可治閉門種菜盍歸歟輟耕隴上應  
使羣兒笑牛角爭教掛漢書

賦雲  
恤廬詩

爲牧雲和上作也和上有懷二人將結廬祀奉以沒其身作啣恤詩十章牧翁

齊雲昌

讀之而讚許焉故作是詩也

天童明坐小巖巖登堂

牧齋老人紈綺兒曹少長祖第縣東坊橋循牆而東  
地一牛鳴牧雲和土於此誕生兩牧之生一僧一儒

虎子獨兒墮地各殊牧翁瓌瓌儒冠誤我仕宦冰炭  
患難湯火晚歸空門緇誦呢喃終守研削如抱繭蠶  
牧雲昌昌作僧中王提天童印坐七道場登堂說法  
如雲如雨語錄金篋詩筆玉斧草兵木刀界灰剝塵  
七日之後餘此兩人蔬笋盈盤爐香霏微如光音人  
下食地肥茫茫墨穴皤皤白顛杖錫來此秋風颯狀  
徘徊身世申寫情愫自悔禪林文彩流布風匪囊貯  
水豈刀割淨名無言猶存一默我觀雲老形如木雞  
霜降紅涸刊落膚皮龍潭滅燈俱胝斷指望崖送公  
自此遠矣雲老告我佛重生地永懷二人風聲雨涕

荒祠小築於彼江臯衡門兩板蓋頭一茅蔑束肚皮  
搬柴運水作老編氓沒身而已我聞斯言合掌歎息  
豈惟僧規亦是孝則凡今之人口實編蒲霜雹利養  
是究是圖綃頭赴闕乘傳葬母弔送喧闐官吏奔走  
攫拏龍穴黥椎山岡南山之石錮爲堵牆昔有高僧  
一擔兩邊左擔供佛母坐下肩逢母生日挑長命燈  
炊飯是喫爲娘齋僧比陳尊宿却又瀟洒蟻蛭轉丸  
汝何爲者我讀雲老啣恤之什有風肅狀望古逢集  
不風不雅作爲此詩重扶木又錚于訓辭哀哀恤廬  
啣啣苦音我如秋蟲伴彼秋吟雖則秋吟爲雷爲風

有傾聽者三日耳聾歲在辛丑易月望日虞山白衣  
海印弟子錢某製

懸蛇行贈茂廬

周君賣藥楓橋下長身歷落氣瀟灑  
要離伯鸞古有之悠悠末俗誰知者  
懸蛇車上走兒童剔胃刳腸一笑中  
更看袖裏青蛇在元化由來卽呂翁

題金孝章生挽冊

人生喜祝壽死有製挽詩祝生生不筵  
哭死死不知徒狀費紙墨况乃滋點螻  
陶潛一老翁唱與生挽詞歿挽已多  
事生挽復何爲人生愛百年生死爲大期

樂生本物情怖歿何足訾生祝歿則哭委分亦所宜  
哀樂而樂哀古人豈我欺生挽歿重挽生歿皆傷悲  
挽者亦有死相挽無已時吳門金孝章褒衣稱人師  
六十要生挽趣我屬和之我老諱哀挽搖頭請固辭  
赤羽滿天地白毛生路達餘生剩兵間頭顱天所私  
西山萬樹梅破臘放繁枝缸面酒新熟杖頭錢可持  
何用雙眉皺且喜兩膝隨鸚鵡遞歌哭毫身俄出謔  
長風報吹萬過耳知爲誰聊歌蟋蟀章請君頌鴟彝

牧齋有學集卷十一終



牧齋有學集卷十二

東澗集上

春初過嚴文靖公錦峰書院敬題十韵

宰相行春地承平百歲中  
燃燈祠太乙秘殿禮崆峒  
神將扶黃道靈旗出紫宮  
奕棋閒太傅祖帳藹羣公  
接席雞豚社隨車梨栗童  
朱衣臨磻戶錦袖凭房櫳  
桃李思吾祖桑榆剩此翁  
詞垣三組接閣道四星空  
碧蘚依殘甃紅龍發故叢  
平泉舊花木一一待光風

一月五日山莊作

老梅放繁花廻此世界春  
信知諸天樹逆風始香聞

日近山容鮮氣至，鳥語新礪泉長前。陂懸流隔通津，  
花紅來駐此多謝桃源人。

六日述古堂文讌作

小築傍牆東，收藏柱下同步欄。停薄雪，砥室貯光風。  
屋掛巢書架，窻規散帙通。縹囊香，菴蔓綠字古瞳矐。  
歲酒新浮碧，春燈試早紅。舞僂萸柳簇，笛散落梅叢。  
坼餅飴孫子，抄題飯老翁。夜如人意永，笑與漏聲終。  
越陌頻爲客，催歸會惱公安。知吾與汝俱在一壺中。  
圮橋行贈趨庭李太公夫婦八十燕喜

予方以八十衰老戒人稱壽，却破例作此詩條候。

長筵燕喜歌之以侑一觴聞條侯應元纁之聘觀  
國之光老人俚語不合時宜爲一捧腹也

昔年題詩曾壽君揮毫賸欲凌千軍婁敬洞前雲不  
散下邳橋下水如焚十載流年如博奕白頭翁姥髮  
轉黑老我拚爲種菜人郎君頻作看花客早春忽接  
郎君書鄭重江淮問索居雞腿麻姑間易粟充囊惹  
苾如明珠爛煮豆羹和肉汁新炊飽餐捫腹急放箸  
重爲介壽詩香篆縈窻墨花濕君不見日蝕麒麟鬪  
幾迴榴花萱草久相催當歌若話滄桑事便勸仙人  
酒一杯

題破山四高僧圖

伏虎降龍我未能  
縫衣不學小乘僧  
禪房正對空潭  
月消得西齋一卷經

浮石和上偈二首

七十闍黎法席開  
拈椎豎拂吼如雷  
十年飽喫籬邊  
飯伴我腰包行脚來

福城塔下善財歌  
烟水茫茫南去多  
爲問一尊無縫  
塔相輪幡影竟如何

燈樓行壬寅元夕賦示施偉長

長安元夕風景妍  
夾路燈樓柳市邊  
黃道日回春夜

煖碧空月壓看場圓絡角星河挂人首九華蓮焰枝  
如藕側帽都簪內苑花薄醒猶帶昆明酒千金一刻  
買春陽十里珠簾曼睽光全疑月面爲人面不辨衣  
香與坐香當時我亦銅龍客朝回衝酒城東陌銀燭  
遙連北里紅金壺不許東方白如今老大髻婆娑土  
室龕燈禮佛陀上元儋耳歡娛少燈火樊樓涕泪多  
憐君旅食山城下鐘罷爐殘守僧舍膠牙生菜粥不  
糜蜚鼻村醅酒未笮與君相去一牛鳴便似蓬池話  
淺清挑燈互見闌珊影倚戶如聞夔喏聲月宮青輦  
空相憶金牀舍利無消息綺陌陌兵殘玉露晞紫姑卜

罷銀河不寂寂秋衾臥冷雲軟紅香霧想氤氳夢回  
歷歷華胥國折脚鐺邊說向君問世都幾日宮清  
葺城弔許霞城與深林去一水  
半生心事一哀中澹月疎燈照殯宮握手丁寧餘我  
在軒眉談笑與誰同看花無伴垂雙白壓酒何人滯  
小紅苦憶放翁詩句在關彈老淚向春風

三月二日遵王生第五雛走筆馳賀

閭溢新春燕門懸浹歲弧笑才看啞啞泣又聽呱呱  
繡祿裊方燥金盤浴尚濡作花桃有實落子桂爲株  
戲逐鳩車後名將驃騎俱帶看圍寶玉架許攬珊瑚

禱祝詞頻削麈書錯屢摹方當歌燕婉莫設謔鳩茶  
學士九男頌尚書百子圖預愁東澗老名字盡上聲腸  
剗

春日送施偉長還蕪湖客舍

東澗老人老無那送盡春光但孤坐那堪送春復送  
客執手無言淚交墮乾坤擺蕩皆客居盡日團團走  
推磨君歸又是客中客馬方解鞍芻未剉浩浩之水  
育育魚東跳西沫何所作眼中之人吾老矣世間甯  
戚有幾個

壬寅三月十六日太倉太原王端士異公懌民

虹友瑯琊王惟夏次谷許九日顧伊人吳江朱  
長孺族孫遵王壻徵仲集於小閣是日敬題烟  
客奉常所藏文肅公南宮墨卷論文卽事欣感  
交并予爲斐然不辭首作

江村草閣掩霏微兩版衡門乳燕稀  
好客恰宜來細雨春風猶爲款荆扉  
鶯悲花盡差新樹柳愛烟深漫  
舊磯有約經過還載酒不辭破夏解僧衣

次日送春

帝車南指正垂芒雲霧江天見草堂  
鶴髮龍鍾餘一老烏衣馬糞數諸王  
橫經問字皆同術卽席分題各擅場  
自愧疎慵徒捧腹更無衣鉢付歐陽



琬琰勲庸丙魏如珠囊畢牘在公車三條燭際昇平  
候千佛名標浩劫餘字裏鋒芒環斗極行間筋骨護  
皇輿婁江榮氣浮河雒午夜虹光夾御書

奉常家藏  
神宗賜劄

御墨  
如新

今雨柴門却掃新清晨留客似留春小亭布席才函  
丈竟日從容肯欠伸老去敢知文曲折酒闌仍恐語  
悲辛竹廊共賞留題句寄謝緣溪莫問津

拂水竹廊  
有人題壁

云

寒夜記夢題崑銅土音詩藁

爛熳一束紙墨淡字半刻摩抄不辨文與字膏脂肺

腎互鬱盤無乃萇弘之血弘演之肝行間悉牽手牽  
掣口哦不斷百怪攢陰火吹風撲燈燭鬼車載鬼嚎  
簷端須臾神鬼怒交鬪朱旗閃爍朱輪殷相柳食山  
腥未慙刑天爭神舞不閒天吳罔兩助聲勢海水矗  
立地軸掀孤燈明滅胸撞擊撫枕忽漫昇天關天門  
跌蕩帝肅穆寥陽侍晨伊舊班有夫披髮叫無辜撼  
闍搖動倉琅鑲帝心殊慙惻慰勞涕淚潛趣令浴室  
具湯沐被以霞帔加星冠湔祓頸上血澆沃徑寸丹  
日宮天子命收取化爲日中陽烏赤色鬱綽約彼三  
姬參差淚洸瀾花愁雨泣不忍覩冰心玉節誰犯干

藻珠宮中傳冊命雲衣霧縠非綺紈命從湘君夫人  
享秩祀錫以湘竹之節聲珊珊俄聞六丁召神官四  
五八部齊登壇日矛前驅天駟後奔電光射目曉霹  
靂穿耳根迷離眩暈指睡眠雷車猶掉雲旗翻掀簾  
惝恍已亭午白日正照紅闌杆

贈張翁敬修

懸部垂簾近子成不離闌闌得柴荆心溫藥鼎常留  
火髭拂琴絃偶作聲齋飯身分如伴侶藍輿兒昇卽  
門生看囊莫笑成羞澀羸得腰纏鶴背輕

題烟客畫扇

吹笛居箱去不回人間粉本付沈灰空齋畫扇秋風裏重見浮嵐煖翠來

秋日雜詩二十首

更殘響簷溜始知是秋雨滴瀝差可人荒堦咽蛩語  
迢迢雞後鳴漏刻浩難數重溫秋衾夢今宵又何許  
閒愁來何從殘夢去無緒繡經義未了聊可排塵慮  
老喜嘗新杭寒思理舊絮稽首念佛恩焚香禮昏莫  
長夏苦毒熱早秋怯驟涼皇天無中氣端居自徬徨  
昨宵颼風作海鳥羣悽惶六鷁整毛羽退飛正翱翔  
霜風掠平蕪秋原驕雉兔笠夫戴皮冠麥場晒獵具

短袖裹老拳，悶如鎖窮袴。扶杖看秋空，指點呼鷹處。  
破樹仗天風，簸頓埽我垣。風伯不汝貫，倒穴拔其根。  
清晨啓蓬戶，小草仍當門。

唐天憎杜陵，流落窮白頭。又令箋注徒，千載生癩疣。  
至今餒腐儒，鑽穴死不休。太白自長嘯，槌碎黃鶴樓。  
文章亦引業，撫卷心悠悠。

北山磨鏡翁，縛茅山之畔。繩牀背泥竈，光淨照潭面。  
日盱酌白酒，自唱殘唐傳。炊茶煖松子，松風颺蕉扇。  
薄莫送我歸，前村指竹箭。

漢東湧樓閣，莊嚴永明師。揮手棄山河，大梁一布衣。

傳家五百載百卷宗鏡書莫欺粟散王寄報良亦殊  
衰晚寡末契但論飲食交馮老今則亡舖餽傷老饕  
白首拉紅裙弓兵滿六橋畫師補此景可以當大招  
夢得朱囑書旁行寫復復不辨科斗文神官爲我讀  
醒聞秋牕雨送喜聲簇簇快哉諸天宮下雨成珠玉  
華首上座來錫帶羅浮雨秋風藏衫袂肅肅條衣舉  
俯躬道國恩斂容稱故主三代去已遠禮樂吾誰與  
還還沸唇兒安知歌相鼠

春秋書遂滅齋戍屯貔貅視彼六族氏滅沒同蚍蜉  
一夕醉戍酒割腸穴其頭自古斬肆餘有此報雪不

得無齊君臣創鉅思愆尤謝過三亡國用以伯諸侯  
我欲竟此編炷燥添膏油秋燈吐長芒短髮風颼颼  
田疇醉劉虞隕絕臥草萊身仆目猶視沈痛徹齒骸  
稱妮羅前行傳呼使君來勞苦如生平彈指歎且衰  
雞酒飲噉盡揮手還夜臺子春志益堅坐看五樓灰  
餘智滅烏丸少試囊底才子年仙人斯言豈齊諧  
蕭辰展殘書鳴葉落空堦正憶幽并路筋骨鬪風開  
涓涓新莽世人抱巾幗醜誰歌平陵東東海一嫠婦  
痛子誓報仇傾貲市刀酒升堂縛縣宰刳屠若猪狗  
聚衆據海曲亡命競奔走呂母稱將軍部曲如臂肘

赤眉青犢兵東海作淵藪母歿餘衆昌漸臺蹴威斗  
我敘誅莽功阿母實魁首赤符天所授青史人誰剖  
雲臺四七人我欲躋某某上有劉伯升下有呂氏母  
聖人必前知卓哉明高皇天文清分野兩戒分鍼芒  
躔度起斗牛天街肅垣墻篇終載箕尾尾閭慎堤坊  
眇朕龜魚星海底沉微茫卓犖世史書臣濬提正綱  
中夏區魚白亘古界陰陽石室闕光怪化爲魚易章  
高秋風雨多夜起視襲藏

山城瞰秋窻雉堞半在几山僮放紙鳶呼風應堦圮  
尚父栖石室垂竿尚湖水信國北渡還海道亦由此



父老都不知但指蘄王壘金山鼙鼓聲殷殷潮河裏  
尹二淡蕩人好爲竹枝歌江干殘雪後春淺水微波  
吹笛看羣山那山出雲多李三愛此詞側帽長吟哦  
興酣爲點染潑墨生烟蘿江上無兩人風月皆蹉跎  
今人則已矣古人復如何

落落湖海士奮狀談握奇三載邈聲塵宿昔夢見之  
或云赴海死抱石與世辭或云盡室去滄波逐鷗鷺  
人生七尺軀龍蠖無端倪弦高爲鄭商申公竊夏姬  
豈如縛足雀掣線還故枝世界自寥廓吾師欲居爨  
東方君子國宛在天一涯

物齋有學集 卷十一  
吾徒劉漁仲漳海一怪民尊已臥百尺藐人直半文  
但求一人知不顧舉世嗔石齋禮法人天刑戒諄諄  
灑泣作劉招未死招其魂西陵短馮生卓犖亦等倫  
亂世干網羅備宦全其身舉舉鮮華子蒙頭灰涸塵  
吾衰失二子跼蹐嗟半人馮生盍歸來從我東海濱  
旁行側理紙堆積秋興編發興已亥秋未卜斷手年  
元和只一頌唐雅才二篇買菜良自哂終任魚蠹穿  
夕陽聽漁笛嗚咽悲遠天相將撈魚蝦高歌同扣舷  
贈歸元恭八十二韻戲效元恭體

衰老寡朋舊最愛元恭子元恭亦昵余不以老髦鄙

江村蓬藿鄉一歲數倒屣嬾病常畏人蛛絲絡巾履  
啄木嚮倉琅柴門撼馬箠無乃元恭乎招延果朕是  
牽手共絕倒豈但蛩朕喜過從永夕夜笑抃移日晷  
子如汗血駒騰驤抹千里憐我老識道創殘重依倚  
問我誦讀泐訪我述作軌羅網搜放失鍼芒別疑似  
卽事難屢送更端佳數起把搔着痛痒分疏豁癢痞  
沈吟時解帶欣賞但撫几豔豔梁月墮撼撼燈花委  
殘盃冷復溫村酒薄彌旨頻看參旗橫每恨落月哆  
孤憤填胸臆沈憂滯骨髓悲啼雜夜鳴絮語傾漏水  
有恨徒詛天無聊且罵鬼怛怛顧形影刺刺忌僮婢

恨少只一口較多餘兩耳世亂苦局促來趣去亦駛  
相期如弦望一別卽弦矢傷離對燈燼惜逝臨洲渚  
思君誠無度撫已良有恥子爲太僕孫家學承古始  
嬉戲習丹鉛辟呬慣經史搥筆斷脩蛇垂芒射青兕  
吾衰久廢學頑疎迫濛圯師丹事多忘籍氏典失記  
規矩倆高曾先疇荒耘耔子爲魯國儒程朱接堦阨  
端拜緇六經攘臂厲二氏樞衣兩楹奠垂涎兩廡祀  
吾老歸空門賣身充佛使貝葉開心花明燈息意蘂  
三幡研精微四輪徵恢詭與子異門牆矢函算倍蓰  
子負經世略春秋志傾否韜鈴經握奇扼塞圖地理

碁局畫兵符酒旗樹戎壘吾少不如人况復老如此  
有眼如針孔有膽如芥子常苦心懸杵徒誇耳成市  
杯中看影蛇牀下聽鬪蟻方當守要領何暇共鞭珥  
我叨一日長子勝無我以資強師則弱蓋函不相抵  
子有百篇詩藁本皮吾甌元氣含從衡冥漲失津涘  
四游圍尺幅八樵步寸跬逐日杖不休飲河暍未止  
宋玉賦大言莊生喻非指唐衢哭蒼茫賈生涕重累  
西音起促柱易水歌變徵望氣指鍾離步天肇星紀  
戲帝笑爭博叫天苦填珥憂來每長吟詠罷自撫髀  
臨風歌激昂巡檐歎倚徙中夜看牛斗角芒正邏池

飛動防出匣封題謹累紙吁嗟天地間物類各斐疊  
胡狀此雨人廓落無所底昌黎歎雙鳥聊可相比擬  
各促一處囚天公豈徒爾共工觸不周圓盤至今圮  
方朔掉雷車呀呀萬人歿橫爲摩竭魚槁柅出口齒  
豎作難陀龍須彌擺頭尾女媧搏黃土二物獨歸峗  
未知何方隅安頓我與爾祈住修羅宅石屏屹雙峙  
逝登覩史天外院隔塵滓國土針端小世界蜂窠庫  
徒朕勞胼胝何用矜爪背言尋西王母燕遊玉山趾  
紫海泥活活黃竹雪靡靡剩有不歿藥藏貯月宮裏  
舉杯勸姮娥乞我方寸七我年八十一子亦五十矣

埋菴老人曾孫歌

吳門老叟長眉青清齋手寫華嚴經八十一卷羅舍  
利筆端錯落含桃形劫火焚燒大千潰妙蓮佛刹無  
遷代貝葉明燈夜未央曼花飛雨春長在花雨登雲  
擁華門徐家世產石麒麟寶誌公曾記摩頂武彛君  
又喚曾孫抱送自有神天護世人那得知其故寄位  
應叅德生法入胎先說童真住老翁彈指歎善哉善  
財樓閣一門開楮香葵豔緇經候親見天童入口來

題滕相士寫真

絳節朝元昔夢稀金箱猶疊五銖衣元裳縞袂人誰

物齋有學集卷十二  
識只道橫江一鶴飛

方生行送方爾止還金陵

方生弱冠來造余手持尺素鍾陽書曲江憶念看花  
候東觀誇張視草餘七年戎馬躡齊魯大夫歿綏士  
死鼓孺人愛妾胥國殤碧血清流照終古誦君歷下  
詩慘悽陰風怪雨生尺蹄鋪陳杜老詩中史曲折睢  
陽傳後題因之遍覽餘篇什採掇元家篋中集贈策  
每嗤天帝醉移盤欲共仙人泣方生憐我賞其詩越  
人山木心自知一別傷魂循鬢髮重來執手看鬚眉  
衰老殘軀存兩臂兩耳雙聾苦填珥仲車笑人但聳



聽子瞻代口空畫字年來傾耳輒霑巾無耳何辭作  
廢人鶴歌魯國誰來往鶴語堯年自苦辛山窻歷歷  
古祠墓日夕看君登幾度稚孫黃犢健追陪老我香  
羊倦遲莫聚首茫茫塵劫前我髭君腹兩皤狀共嗟  
梵志還家日却笑彭公觀井年哺鵲軒頭挂弧矢白  
鶴靈芝神告爾卽看抱送慰商瞿何妨富貴誇翁子  
歌罷將雛賦遠遊削成如案覽青丘來馬重看日出  
處呼鷹直盡海東頭我有羊城荔枝酒故人嶺表來  
稱壽餅眉聊可謝世人缸面祗應飲好友經年封固  
爲君開莫惜臨岐盡一杯馮君鑒我區區意却寄青

州從事來

老藤如意歌

余年八十靈岩和上持天台萬年藤如意爲壽余  
識之曰此金華吳少君遺物也歌以記之

天台老藤作如意破瓢道人手躡治三尺搜從虎豹  
羣萬年文閭蛟龍字老僧珍重如朶雲愛我不惜持  
贈君唾壺擊缺非吾事指顧或可摩三軍

題梅仙書舫小像二絕句

楊柳蒹葭面面垂輕舟自信野風吹殘書堆積爲長  
枕抽向中流讀楚詞

相蟹吳儂計渺朕王孫持酒但流涎扁舟不屬監舟  
管且泊松江蟹舍邊

後觀棋六絕句

爲呂小隱作

奕棋二十早知名七十於今老更成拂袖登壇盡年  
少爭如宿將解論兵

坐隱渾如禪定人世間象戲自爭新笑他橘裏商山  
叟老大猶誇睹玉塵  
初果還來界水清枯碁聲間木魚鳴祇應姑婦中宵  
話也是鄰牆環釧聲

挑燈畫紙已無妻棋局袈裟伴杖藜回首平津開閣

地鵝籠何處問雞棲

皓首觀棋興未闌青袍關尹肯休官楚江巫峽多雲

雨總向珠簾一局看

爭先一角勢匆匆綠湛餘尊燭剪紅覆罷殘碁何眼

竿輸贏只在紙盤中

拂水竹廊下有石城學人題壁云辛丑冬日過

此追憶二十年舊遊口占二首牧翁先生見而

和之勿令埋沒苔蘚中也感其雅意依韻遙和

他日以示茂之諸子

落落天河瀉不休眼看拂水是懸流巢居撥霧開重

幕豪筆書雲上小樓盤馬草柔筋解凍呼鷹風緊臂  
知秋會須滿載如澗酒拂壁看君再紀遊

轉蕙光風正發春藤梢橘刺任他新碧桃花外看三  
劫白酒缸中記一塵劔動隨身成羽翼書藏複壁當  
比鄰東山莫話仙源事漁父來時不是秦

梅村宮相五十生子賦浴兒歌十章

扶木新枝照海東充閭佳氣接青葱懸門弧矢從來  
遠遙指天山取挂弓

繡綬長依麟角裁端門曾爲剪蒿萊故應晚育商瞿  
子記取尼山抱送來

天人也自愛文章抱得麒麟到下方但與誌公摩頂  
首雙瞳偏喜似瑤光

據地初生獅子兒三年哮吼五天知錦綉花襍勤將  
護恰是頻申自在時

九十將雛未白頭明珠老蚌正相求蘭閨自唱河中  
曲十六生兒字阿侯

龍樓賜錦尚鮮妍繡襍新綳絕可憐玉盞金盆甘露  
水浴兒仍用五銖錢

月戶冰輪自宛然一枝偷折向江天嫦娥顧兔應相

笑誰放吳剛倚樹眠

李長吉詩吳剛不眠倚桂樹

綈几頻緇大雅章卷阿拜手頌朝陽未應仙果生來  
晚爲養高梧待鳳凰

湯餅盤飡錦繡堆石榴盆裏摘楊梅紅菱餠餅誰爭  
喫自放殘牙大嚼回

麻姑曾約過初筵笑擲丹砂助祝延八百更邀斟雉  
叟老夫權許當彭篋

王玉映夫婦生日

織女黃姑嘉會同紅牆銀漢本相通共傳王母爲金  
母又說丁公似木公條脫贈來猶晉代洞簫吹出並  
秦宮劉剛莫訝登仙晚上樹依狀跨碧空

牧齋有學集卷十二終

世又與王公以木公謝絕詔求諫晉升陝西大出並

與文黃故真會同廷辭建英本時修共朝王母高金

王王如大故於日

突自來外于大觀同

與精進食臨臨封可謝金東謝對封耳受得補立年

即為養高世會恩風

絲八耐餘大排章容所我毛那傳則木顯出果至來



牧齋有學集卷十三

東澗詩集下

放歌行爲絳趺堂主人姚文初作

闔閭城頭晝吹角比屋窮廬似幽朔長洲茂苑何處  
似清廟迴塘已非昨有人過話吳趨里文姚蘭綺俱  
頽剝石經閣已新縑細絳趺堂又凋花萼蠶尾法書  
隳禁扁鳥頭表門掩穰梢他人入室主何之訣別詩  
成淚雙落失巢朱鳳聲慘悽避風海鳥影回薄誰云  
蓋頭無一茅尚喜隨身有兩脚感今懷昔心悄狀白  
頭老客和淚眠殘書枕席唐家曆天寶元和在眼前

自從延秋啼白鳥王侯第宅颺灰烟金雀銅人互凋  
換青茅朱戶爭飛騫功臣甲第觚稜並權倖飛薨歌  
吹連金玉兩杯讖成毀乾崗五龍圖蜿蜒韓家南莊  
蒲苻茂白傅新居水竹妍親仁康崇誰得占奉誠芸  
暉殊可憐雞坊小兒依僧舍津陽里老逢堯年君不  
見脩羅戰敗藕絲藏帝釋表賀得勝堂千梁萬杓容  
一綖七寶嚴飾咸相當日連噴火變煨燼萬千天女  
空徬徨須臾升坐受懺禮妙法廣說常無常毗闍延  
殿宛如故琉璃寶地發淨光淨名老病棲繩牀諸天  
布座羅成行陶輪世界手斷取衆生安住如處囊華

藏十三一小界局促何異蜂蠟房天地變化豈終極  
東海那得長栽桑又不見絳趺屋烏聲喑喑爲我謂  
烏且爲客餘杭好酒盛琥珀痛飲莫量油囊窄闔門  
飛閣屋欲流毒霧塵風暗阡陌麻姑自識揚塵候重  
過胥門蔡經宅

吳人喧傳瞿稼軒留守降靈郡城西相率詣東  
臯招魂塑像迎請上任龔駉道人驚喜嗚咽放  
言作絕句十二首用代里社迎神送神之曲

月斧雷車夾道開帝令巡省舊都來人間不曉天符  
急歎息爭看華表迴

玉帝親頒赤伏符  
神官權位治姑蘇  
中央丹篆雲雷  
護天上詞頭與世殊

靈旗晝卷畫廊新  
寂歷東山賭奕辰  
驅使八公閒草  
木也應談笑埽兵塵

歌舞閭閻換歲時  
傳芭伐鼓漫傷悲  
吳兒好唱迎神  
曲一局楸枰千字詩

被髮騎龍事渺然  
夔公立社自年年  
臂鷹老手還餘  
我伏臘雞豚掠社錢

廟門巫覡醉蛛絲  
八翼天關却傍誰  
要約魁星頻奏  
事鴻都道士不曾知

真誥稽神未許論伯昌位業並曹孫攝山斬尚如相  
遇切莫懷沙問屈原

社鬼城神也論貲西園諧價付冥司憑君一笑如包  
老瓦石謹譁奪印時

三年蜀血肯銷沉我所思今在桂林却望蒼梧量泪  
雨湘江何似五湖溪

日蝕麒麟格鬪餘山河兩戒眇愁予蘭滄渡後無消  
息且坐前潮伴子胥

魂兮篝縷刻分毫淡目鸞肩見二毛磨閣卽圖詞可  
繼宗臣遺像肅前朝

真王異姓指河山簫鼓叢祠報賽閒咫尺靈飛催後  
命紅雲仍押祝融班

答新安方望子投詩枉訪

繭穴雞窠正怯寒清晨剝啄響闌干采詩舊觸中原  
怒和曲新緣下里謹無酒治聾心悒快有文起蹙興  
蹒跚方干莫漫輕三拜老病吾愁再拜難

新安潘子倫故人景升之孫也年六十矣方望

子索詩爲壽

舊隱城西淡柳堂潘髯張戟坐胡牀每思吾谷看紅  
葉頻向天都問白楊十里青樓傳麗藻百年黃海繼

詞章長筵勸酒聊題句遊射偏驚大父行

楊枝挑牙歌

象鬚剔齒搜宿風老夫寶愛裝銀筒  
蘭滄不渡職貢絕欲操寸鼠無由通  
西方楊枝利漱盥東國新裁牙杖短  
俱尼楊柳都相似此物流傳屬誰管

和成社第一會詩序

定遠帥英妙結社賦詩武伯以初會詩見眎寒窻  
病氣聊蘸藥汁屬和勞人之歌不中玉律聊以代  
邪許而已

和長至日文讌

至日羣英會草堂老人却爲閉關忙頻開緹幕看葭  
動細畫爐灰紀線長望盡日華塗北戶書殘雲物墁  
東牆劇憐文酒招尋處近局雞豚自一鄉

和臘梅

本自梅同譜其如豔質成不堪馳驛使只合傍簾櫳  
梔貌迎妝出檀心插鬢傾花房傳麗句偏攪白頭情

和燒香曲

下界伊蘭臭不收天公酒醒玉女愁吳剛盜斫質多  
樹鬱膠鳳髓傾十洲玉山岢峩珠樹泣漢宮百和迎  
仙急王母不樂下雲車劉郎猶倚小兒立異香如豆



著銅環曼倩偷桃藝博山老龍怒鬪搜象藏香雲罨  
靄籠九闕籠香長者迷處所青蓮花藏失香語靈飛  
去挾返魂香玉杖金箱茂陵土烟銷鵲尾佛燈紅夢  
斷鐘殘鼻觀通雞林香市經遊處衫袖濃熏盡逆風  
和遵王述懷感德四十韻兼示夕公

自古文章事真能困白顛書倉湛玉府學海汎珠淵  
妄許窺籬落粗能曉陌阡淡慙初學陋委信古人賢  
文字期從順源流屬沂沿餘波騰綺麗大體戒瑣鏤  
筆墨畱元氣升沉託化權千秋衣鉢在一代辦香專  
丹漆應隨夢珠囊豈浪傳濫觴謀酌海川管學窺天

北地紆前轍，弁山定晚年。問津資玉茗，入室仰松圓。  
裨販徒張耳，猖披肯息肩。爭言馬背腫，翻笑鵠頭圓。  
敢射斐旻虎，空蜚墨翟鳶。中原方煊煊，下里亦譏譏。  
博易如搏黍，輸贏只意錢。穴仍同鳥鼠，足各異夔虵。  
牛角從他食，雞窠且自全。衰宗餘玉葉，長律播朱絃。  
二十辭條富，三千掌故駢。錦舒潘岳筆，花浣蜀江箋。  
羣從傳芳並，比鄰揆藻聯。朝華文絡驛，春草夢連綿。  
老馬塗曾識，鄉人酌每先。別裁風雅近，唾點後生偏。  
莫漫輕津筏，祇應老槩鉛。養珠須月滿，采玉候冰堅。  
腸胃頻反刮，瑕疵必棄捐。寸心千載後，隻手百靈前。

蚊睫聞蟻語車輪覩虱懸筆雲朝彩集書月夜光圓  
婉變西崑體淒清湘瑟篇嚶鳴千響叶花萼一家妍  
敢謂斯文付私于老我便懷龍溫昔夢吐鳳理新編  
蟹舍看朝穗漁灣聽刺船風光宜掩冉花月稱嬋娟  
西向三年笑南詢一指禪寒燈聊點筆小飲竟醺朕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

癸卯冬苦上氣疾臥榻無聊時時蘸藥汁寫詩都  
無倫次昇平之日長安冬至後內家戚里競傳九  
九消寒圖取以銘詩志夢華之感焉亦各三體詩  
者一爲中麓體章丘李伯華少卿罷官後好爲俚

詩嘲謔雜出今所傳閒居集是也其二爲少微體  
里中許老秀才好卽事卽席爲詩杯盤梨棗坐客  
趙李臚列八句中李本寧敘其詩殊似其爲人其  
三爲怡荆體怡荆者江村劉老莊家翁不識字衝  
口哦詩供人姍笑聞有可爲撫掌者有詩一冊自  
謂詩無他長但韵脚熟耳余詩上不能寄托如中  
麓下亦不能絕倒如劉老揆諸季孟之間庶幾似  
少微體惜無本寧描畫耳或曰三人皆准敕惡詩  
何不近取佳者如歸元恭爲四體耶余輾狀笑曰  
有是哉并識其語於後臘月廿八日東澗遺老戲

題

儒流什部空閒身酒戶生疎藥市親未肯掉頭拋白  
髮也容折角岸烏巾國殤急鼓多新鬼廟社靈旗半  
故人年老成精君莫訝天公也有辟頑民

年老成精  
見首楞嚴

栗冽凝寒爐火增抱薪擁絮轉凌兢漆身吞炭依稀  
是爛頰焦頭取次能兒放空拳窻裂紙婢伸赤脚被  
添冰長安九九消寒夜羈褥丹衣疊幾層

耳病雙聾眼又昏肉消分半不堪捫液湯蜚鼻醫方  
苦參附充腸藥券頻好友禱嵩求益算惡人詛岱請

收魂兩家剝啄知誰勝憑仗蒼穹自討論

徑寸難分聵聳形

方言云聵聳聵也聵音宰

方言州部比元經人

間若有治聵酒天上應無附耳星鬪蟻軍聲酣乍止  
鳴蛙戰鼓怒初停一燈遙禮潮音洞梵唄從今用眼  
聽

病多難訴乳山翁不但雙荷賭賽聵暗訝仲長還有  
口痺愁皇甫不關風畏寒塞向專塗北負日循牆只  
傍東莫謂幽人徒改歲老能熏鼠豈無功

答乳山道  
士問疾

稚孫仍讀魯春秋蠹簡還從屋角搜定以孤行推杜  
預每於敗績喚何休縣車束馬令支捷蔽海牢山仲

父謀聊與兒曹攤故紙百年指掌話神州

懶學初無識字憂不多肝肺戒雕鏤少知誦讀皆緣  
木老解詞章盡刻舟扶養心神朝碧落招回氣母守  
丹丘病瘖何敢方河渚搖筆居狀頌獨遊

直木風搖自古憂不材何意縱尋矛羣蟬枉撼盆池  
樹積羽空沉芥子舟說易累伸箕子難編書頻訪大  
航頭白顛炳燭渾無暇魯酒吳羹一味休

詞場稂莠逝相仍嗤點前賢莽自矜北斗文章誰比  
並南山詩句敢憑陵昔年蛟鱷猶知避今日虬蟬恐  
未勝夢裏孟郊還拊手千秋丹篆尚飛騰

聲氣無如文字親亂餘斑白向沉淪春浮精舍營堂

斧

春浮蕭伯玉家園今爲葬地

東壁高樓東楚薪

東壁樓在德州城南盧德水爲

余假館

越絕新書徵宛委

指山陰徐伯調

秦碑古字訪河濱

指朝

邑李叔明

嗜痂辛苦王烟客摘槩懷鉛十指皴

柏寢梧宮事儼狀富平一叟記真延牽絲入仕陪元

宰執簡排塲見古賢早歲光陰頻跋燭百年人物遶

當筵舉杯欲理滄桑話兒女謹呶擁膝前

余五六歲看演鳴鳳

記見孫立庭袍笏登塲庚戌登第富平爲太宰延接如見古人迄今又五十四年矣

硯席書生倚穉驕邯鄲一部夜呼鷺朱衣早作臚傳

讖青史翻爲度曲詠炊熟黃梁新剪韭夢醒紅燭舊



分蕉衛靈石柳誰鐫刻莫向東城歎市朝

是夕又演邯鄲夢

紗縠禪衣君見新至尊自賀得賢臣都將柱地擎天

事付與搔頭拭舌人內苑御舟思匝匝上尊添酒賜

逡巡按圖付問盧龍塞萬里山河博易頻

壬午五日鵝籠公有

龍舟御席之寵

鼓妖雞甌史頻書字入杓中自埽除人訝九頭能並

噉天教一首解橫噓鐘沉禁漏紗燈杳水冽寒泉露

井虛閒向四遊論近遠高空寥廓轉愁余

病中擬許司成墓誌

輟簡有感

羊腸九折不堪書箭直刀橫血肉餘牢落枝窮修月

物齋有學集 卷十三  
九  
斧顛狂心癢掉雷車伶仃怖影依枝鴿吸呷呼人貫  
柳魚捕貼殘骸推老病折枝摩腹夢迴初

縲紲重圍四浹旬僕僮併命付灰塵三人纏索同三  
木六足鈎牽有六身伏鼠盤頭遺宿溺饑蠅攢口噉  
餘津頻年風雨雞鳴候循省顛毛荷鬼神

記丁亥  
羈囚事

訟繫金陵憶判年乳山道士日周旋過從漫指龍門  
在束縛真愁虎穴連桃葉春流亡國恨槐花秋踏故  
宮烟於今敢下新亭淚且爲交遊一惘然

事具戊子  
秋槐集

忠驅義感國恩賒板蕩憑將赤手遮星散諸侯屯渤  
海颺迴子弟走長沙神看玉璽歸新代天任銅人別

故家

遲暮自憐長場翼垂楊古

道數昏鴉

記癸未歲與羣公謀王室事

蕭疎寒雨打窓遲愕夢驚迴黯黯思箕斗每遭三尺  
喙撮提猶列兩行眉拋殘短髮身方老著盡枯碁局  
始知顧影有誰同此夕焚枯撥芋夜談詩

呼鷹臺畔草蒙茸扶杖登臨指斷篷倚伏我應占北  
叟興亡君莫問南公藥欄迸坼疎籬外雞柵欹斜細  
雨中種罷蕪菁還失笑莫將老圃算英雄

龍嶼雞籠錯小洲秦皇纜繫剌江頭烟消貝闕常開  
市風引蓬萊且放舟魚鱉星微沉後浪龜鼉梁濶駕

中流天涯地少雲多處縱步期爲汗漫遊

讀元人  
彙志

推篷剪燭夢悠悠舊雨依稀記昔遊南國臬盧誰劇

孟北平雞酒有田疇霜前啼鳥皆朱噉月下飛鳥盡

白頭病樹枝顛天一握爲君吹笛上高樓

廣陵人傳  
研祥北信

中年招隱共丹黃括柏猶餘翰墨香盡裏夜山秋水

閣鏡中春瀑耦耕堂客來蕩槳聞朝咏僧到支筇話

夕陽留却中州青簡恨堯年鶴語正悲涼

孟陽議倣  
中州集體

例編次前  
朝人書

至後京華淑景催紫宸朝散夜傳杯綠窻銀燭消寒

去朱邸金盤送雪來板簇歌心遲漏轉花漂酒面逗

春迴殘燈欲話昇平樂腰鼓勾闌不盡哀

望崖人遠送孤籐粟散金輪總不應三世版圖歸脫

屣千年宗鏡護傳燈聚沙塔湧幡幢影墮淚碑磨鼠

屬稜莫歎曾孫顛顛盡大梁仍是布衣僧

讀黃魯直先忠懿王

像贊有感

石語無憑響卜虛強畱春夢慰蕭疎偃僮背索催年  
去王母傳籌報歲除耳聵却欣聽妄語眼昏猶解摸  
殘書莫嗟杖晚如彭老兩眼隨身且閉廬

由來造物忌安排遮莫殘生事事乖無藥堪能除老  
病有錢不合買癡獸未論我法如何是且道卿言亦

自佳漫說趙州行脚事雲門猶未辦青鞵

寒爐竟日晝殘灰情緒禁持未破梅躲避病魔無復  
壁逋逃文債少高臺生成窮骨難拋得自鎖愁腸且  
放開慚愧西堂分衛畢旋傾齋鉢送參來

小盡日靈  
嵩長老送

參

兒童逼歲趁喧闐兵廟星壇言子阡夢裏挨肩爭爆  
竹忙來舖飯看秋千氣蒸籬落辭年酒燄罨星河祭  
竈烟老大荒涼餘井邑半龕殘火一翁禪

衰殘未醒若今年窮鬼挪揄病鬼纏典庫替支賒藥  
券債家折竿賣書錢陸機去國三間屋伍員躬耕一

耜田歎息古人曾似我破窻風雨擁書眠

雀羅門巷隘荆薪上相傳呼訪隱淪豈敢低迴遲伏

謁卽看扶

匍服匍

出城闔霜風壓頂寒欺骨冰雪生

膚臥浹旬多謝台星猶照戶燒船病鬼去逡巡

戲擬老杜

客至之作

高枕匡牀白日眠閒看世態轉頽朕湛河不信多爲

石賣鬼還愁少得錢鑿空

去

舊能雕混沌舞文新擬

案丁零睡餘偶憶柴桑集畫扇消疎仰昔賢

示遵王  
敕先

老病何當賦子虛形容休訝列仙如黃衣牒授劉中

壘瓊笈圖歸董仲舒籬桂冬榮疑月地瓶梅夜落想

雲居笑他脉望空乾死絳帕蒙頭讀好書

聞定遠讀道書戲示

老大聊爲秉燭遊青春渾似在紅樓買回世上千金

笑送盡平生百歲憂畱客笙歌圍酒尾看場神鬼坐

人頭蒲團歷歷前塵事好夢何曾逐水流

追憶庚辰冬半野堂

文燕舊事

一剪金刀繡佛前裹將紅淚洒諸天三條裁製蓮花

服數畝誅鋤穰稔田朝日妝鉛眉正嫵高樓點粉額

猶鮮橫陳嚼蠟君能曉已過三冬枯木禪

同下二首爲河東君

入道而作

鸚鵡疎窻晝語長又教雙燕語雕梁雨交澧浦何曾



濕風認巫山別有香斫却銀輪蟾寂寞搗殘玉杵兔  
淒涼縈烟飛絮三眠柳颺盡春來未斷腸

夜靜鐘殘換夕灰冬缸秋帳替君哀漢宮玉斧香猶  
在吳殿金釵葬幾迴舊曲風淒邀笛步新愁月冷拂  
雲堆夢魂約略歸巫峽不奈琵琶馬上催

和老杜生  
長明妃一

首

秦淮池館御溝通長養妖嬈香界中十指琴心傳漏  
月千行珮響從翔風柳矜青眼舒隋苑桃惜紅顏墜  
漢宮垂老師師度湘水縷衣檀板未爲窮

和劉平山  
師師垂老

絕句

編蒲曾記昔因緣蒲室蒲菴一樣便寬比鵝籠能縮  
地溫如蠶室省裝綿燈明龍蟄含珠睡風煖雞栖伏  
卯眠針孔藕絲渾未定於今真學鳥窠禪

新製蒲  
龕成

信筆塗鴉字不齊叢殘篇什少詩題心情癢癢如中  
酒手腕騰騰欲降乜搜索句窮翻壁蠹喔咿吟苦伴  
鄰雞才華自分龍褒並未敢囊詩付小奚

落木蕭蕭吹竹風紙牕木榻與君同白頭聾聵無三  
老青鬢鬚眉似一翁行樂每於叅禮後安禪只在墓  
田中永明百卷丹鉛約少待春燈爛熳紅

懷落木  
菴主

丈室挑燈餞歲除披衣步履有相於詩銓麗藻金壺

墨

謂編次唐詩

史覆神達玉洞書

余將訂武安王集

窮以文章爲

苑囿老將知契託蟲魚無終路阻重華遠自合南村

訂卜居

除夜定遠夕公遵王見過

緇經點勘判年工頭白書生硯削同豈有鈞淡能模  
象却愁攻苦類雕蟲牢籠世界蓮花裏磨耗生涯貝  
葉中歲酒酌殘兒女鬧鍵椎聲殷一燈紅

滿堂歡笑解寒冰紅燭青煙煖氣凝婦子報開新凍  
飲兒童催放隔年燈舊朝左个憑宵夢蚤拜東皇戒  
夙興銀榜南山煩遠祝長筵朋酒爲君增

歸玄恭送春聯云居

東海之濱如南山之壽

女齊詩集

卷十三

古

新年八十又加三老耄於今始覺慙入眼歡娛應拾  
取隨身煩惱好辭擔山催柳綠先含翠水待桃紅欲  
放藍看取護花旛旋動東風數上日到江潭元日  
二首  
排日春光不暫停憑將笑口破沉冥苔邊鶴跡尋孤  
衲花底鶯歌拉小伶天曳酒旗招綠醕星中參宿試  
紅燈條風未到先開凍閒殺凌人問斬冰

牧齋有學集卷十四

序

列朝詩集序

毛子子晉刻列朝詩集成予撫之愀然而歎毛子問曰夫子何歎予曰有歎乎予之歎蓋歎孟陽也曰夫子何歎乎孟陽也曰錄詩何始乎自孟陽之讀中州集始也孟陽之言曰元氏之集詩也以詩繫人以人繫傳中州之詩亦金源之史也吾將倣而爲之吾以採詩子以庀史不亦可乎山居多暇謨次國朝詩集幾三十家未幾罷去此天啓初年事也越二十餘年

而丁陽九之難海宇板蕩載籍放失瀕死訟繫復有  
事於斯集托始於丙戌徹簡於己丑乃以其間論次  
昭代之文章蒐討朝家之史集州次部居發凡起例  
頭白汗青庶幾有日庚寅陽月融風爲災挿架盈箱  
蕩爲煨燼此集先付殺青幸免於秦火漢灰之餘於  
乎怖矣追惟始事宛如積刼奇文共賞疑義相析哲  
人其萎流風迢朕惜孟陽之草創斯集而不能丹鉛  
甲乙奮筆以潰於成也翟泉鵝出天津鵠啼海錄谷  
音咎徵先告恨余之不前死從孟陽於九京而猥以  
殘魂餘氣應野史亭之遺懺也哭泣之不可歎於何

有故曰予之歎歎孟陽也曰元氏之集自甲迄癸今  
止於丁者何居曰癸歸也於卦爲歸藏時爲冬令月  
在癸曰極丁丁北成實也歲曰疆圉萬物盛於丙成  
於丁茂於戊於時爲四十強盛之時也金鏡未

墜珠囊重理鴻朗莊嚴富有日新天地之心聲文之  
運也朕則何以言集而不言選曰備典故採風謠汰  
冗長訪幽仄鋪陳明朝發揮才調愚竊有志焉討論  
風雅別裁僞體有孟陽之緒言在非吾所敢任也請  
以俟世之作者孟陽名嘉燧新安程氏僑居嘉定其

詩錄丁集

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七史序

崇禎庚辰之歲毛氏重鐫十三經余爲其序越十有七年歲在丙申十七史告成子晉復請余序客有問於余曰汲古之刻先經而後史何也余曰經猶權也史則衡之有輕重也經猶度也史則尺之有長短也古者六經之學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聖賢之微言大義綱舉目張肌劈理解權衡尺度鑿鑿乎指定於胸中朕後出而從事於史三才之高下百世之往復分齊其輕重長短取裁於吾之權度累黍杪忽鑿無不宜而後可以明體適用爲通天地人之大儒有人曰



我知輕重我明長短問之以權度茫如也此無目而  
諍目不通經而學史之過也有人曰我知權我知度  
問之以輕重長短亦茫如也此執籥而爲日不通史  
而執經之過也經不通史史不通經誤用其偏詖蒐  
瑣之學術足以殺天下是以古人慎之經經緯史州  
次部居如農有畔如布有幅此治世之菽粟亦救世  
之藥石也客曰編年紀傳史家兩行今何獨取乎記  
傳曰左氏之書先經始事後經終義經也非史也司  
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翺立史記本  
紀年表祖春秋之凡例六書世家列傳變國風之條

目班氏父子因之用炎漢一代之彙典整齊其文而後史家之體要炳如日星考祖禰於史局聖作明述二氏其庶矣乎竊謂有事於史者以紀傳踵班馬則順祀也其軌彛以春秋躋左孔則逆祀也其名汰學者於涑水新安奉爲丹書獨反唇於河汾之元經則目睫之論也今自太史公書迄於五代次第排纒比諸冊府羽陵藏室師春汲郡之遺文則姑舍焉金匱石室代有掌故汗青頭白知所適從後有君子可以定百世之史法也客曰鈞亥舉要自宋以來亦多家矣何取乎全史也曰史者天地之淵府運數之勾股

君臣之元龜內外之疆索道理之窟宅智誥之伏藏  
人才之藪澤文章之苑圃以神州函夏爲碁局史爲  
其方善讀史者如匠石之落材如海師之揆寶其可  
以磔肘而量畫地而取乎東萊之詳節瑣而不要毘  
陵之左編博而不詳自是以下無譏焉代各一史史  
各一局橫豎以羅之參伍以考之如登高臺以臨雲  
物如上巢車以撫戰塵於是乎耳目登皇心胸開拓  
頭者使矜弱者使勇怯者使通愚者使慧寡者使博  
需者使決僑者使沈狀後乃知夫割剝全史方隅自  
命者未有不望崖而返向若而歎者也善奕者取全

局善讀者取全書此古人讀史之法亦古人之學範也客曰史自東漢以降靡矣不擇而取之者何也曰太史公之才秦漢以來一人而已矣世所傳百家評林上下五百年才人文士鉤索字句不能彷彿其形似今遽欲伸紙奮筆儼狀抗行因以蹂踐擘壽諸人諸不足供其跡此所謂非愚則誣也漢晉邈矣詳繆則宋剪裁則南北典趣則五代繩尺隳堊猶可以追配古人捨是而遠引焉如夸父之逐日不至而立槁焉斯已矣太史公稱君子必曰好學淡思世有好學淡思之君子必不敢易視太史公之史以爲可學

必不敢薄視公以後之史而以爲不足學三折肱知  
爲良醫而喟朕三歎也客憮朕避席曰如夫子之言  
是役也功於史學偉矣毛子有事經史正乙夜細旃  
稽古右文之日崇山示夢龍光全書大橫古兆之初  
神者告之矣或均之典冊刳灰已燃鴻都之石經珠  
囊重理聖有謨訓文不在茲東壁圖書光昱射南  
斗此非其祥乎余曰唯唯遂并序問答之辭書之簡  
首

建文年譜序

謙益往待罪史局三十餘年網羅編摩罔敢失墜獨

於遜國時事傷心捫淚紬書染翰促數閣筆其故有三一則曰實錄無徵也二則曰傳聞異辭也三則曰僞史雜出也舊園蠶室盡付灰劫頭白汗青杳如昔夢唯是文皇帝之心事與讓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揚萬一者迄今不言草亡木卒祖宗功德泯滅于余一人之手魂魄私憾寧有窮乎何言乎文皇帝之心事也壬午以還天位大定文皇帝苟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國難方新遺種未殄必翦滅此而後卽安張天網以籠之頓八紘以掩之閉口捕舌遁將何所以文皇帝之神聖明知孺子之不可焚也明知

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於黔而夕於楚也胡濙之  
訪張邈邈捨人而求諸仙迂其詞以寬之也鄭和之  
下西洋捨近而求諸遠廣其塗以安之也藥燈之詛  
呪薙染之藉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黃以榮國榻前一  
語改參彝而典僧錄其釋朕於溥洽昭於中外者所  
以慰藉少帝之心而昇之以終老也文皇帝之心高  
帝知之興帝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  
處華夏服事其聖子神孫尚論其心事則懵如也日  
月常鮮琬琰如積而文皇帝之心事晦昧終古此則  
可爲痛哭者也何言乎讓皇帝之至德也金川之師

禍深喋血讓皇帝苟有分毫不忘天下之心憑仗祖  
德依倚民懷散亡可以收合蠻彝可以扇動衛世子  
之焚臺衛太子之詣闕誰能非之誰能基之讓皇帝  
明知大命之不可干也明知大位之不可再也明知  
本支百世之不可傾動也以神州赤縣爲孤竹之封  
以休髮壞衣爲採藥之遁耄遜遐荒自比退耕於野  
頭陀乞食豈曰餬口四方由是而內治外攘踰沙軼  
漠高皇帝之基業安祖之統緒安三百年之天地人  
鬼罔不大安寧非讓皇帝之所詒乎讓皇帝之至德  
媿諸秦伯其難易尤相倍而三百年之臣子不能言



言之不盡矣而其所以不能知不盡言者輪困苞塞  
終不能泯滅於斯人斯世於是乎憤盈交作新舊錯  
互實錄廢則取徵草野之書傳聞異則占決父老之  
口梵宮之轉藏教坊之冊籍旅店市傭之留題斷句  
無不採集無不詮表亦足以闡幽潛勸忠孝矣而斯  
人之心不但已也於是乎四十餘年出亡之遺跡易  
代已後歸骨之故事問影訪求鑿空排纘亡是司契  
子虛削牘訊筮與于巫陽聽行籌于王母公羊指定  
哀之疑陸賈懼丹青之惑固將軌夢以爲實又且巡  
故而造新曰夫已氏一妄男子乘是以賈弄筆舌鋪

張祖先若吳下流傳諸錄其譌僞歷朕著明而舉世  
不盡知也有其知之則又曰西方之山隰猶思美人  
蜀地之禽鳥豈真望帝信固當傳疑亦可恤過而存  
之不忍廢也于是東萊之君子趙君士喆者作爲建  
文年譜年經月緯事比詞屬會粹諸家記錄而整齊  
其文章以宿老如謙益固亦當援据史乘抗詞駁正  
讀未終卷淚流臆而涕漬紙欷歔煩醒不能解免夫  
朕後知讓皇帝之至德沁入人心者如此其深且厚  
而趙君之爲斯譜本天咫述民彛備國故搜遺忠當  
滄海貿易禾黍顧瞻之後欲以殘編故紙慙遺三百

年未死之人心是豈欲與世之君子擅陽秋矜袞鉞  
爭名於竹帛哉其亦可感而思已矣謙益衰殘耄熟  
不敢復抵掌史事趙君之弟刺史公言念舊史俾爲  
其序螢乾蠹老口噤筆秃伸寫其狂瞽之言識於首  
簡亦聊以發觀者之一慨而已矣

啓禎野乘序

嗚呼史家之難其莫難於真僞之辨乎史家之取徵  
者有三國史也家史也野史也於斯三者考覈真僞  
鑿鑿如金石狀後可以據事跡定褒貶而今則何如  
也自絲綸之簿左右史之記起居召對之籍化爲煨

燼學士大夫各以已意爲記注憑几之言可以增損  
造膝之語可以竄易死君亡父瞞天調人而國史僞  
自史館之實錄太常之謚議琬琰獻徵之記載委諸  
草莽世臣子弟各以私家爲掌故執簡之辭不必登  
汗青裂麻之奏不必聞朝著飛頭借面欺生誣死而  
家史僞自貞元之朝士天寶之父老桑海之遺氏一  
一皆沈淪竄伏委巷道路各以胸臆爲信史于是國  
故亂于朱紫俗語流爲丹青循螻蛄以尋聲備水母  
以寄目黨枯仇朽雜出于市朝求金索米公行其剽  
劫才華之士不自貴重高文大篇可以數縑邀取鴻

名偉伐可以一醉博易而野史偽韓退之論史官善惡隨人憎愛附黨巧造語言鑿空構立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傳萬世乎謂余不信則又以人禍天刑懼之曰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

將不福人痛哉斯言正爲今日載筆之良規代斲之

炯鑒也梁谿鄒流綺氏名家俊民銜華佩實恥國史之淪墜慨朕引爲已任先後纂述有成編矣而又不自滿假以余爲守藏舊老不擇其矇瞽而問道焉余敢以兩言進一則曰博求二則曰虛已夫子作春秋使子夏行求十有四國寶書此博求也其定禮也一

史也謂易言史而無史者何也史記遠稽世本通鑑  
先纂長編張衡合三史之枝條陸機定晉書之限斷  
莫不遠述典章近刊蕪穢今以匹夫庶士徒手奮筆  
典籍漫漶凡例踏駁定哀之微詞誰正建武之新載  
無徵此一難也編年之有左氏也紀傳之有班馬也  
其文則史其義則經三國之簡質班之末子也五代  
之條暢馬之耳孫也今一旦祧班墮范昭左而穆馬  
東觀已後彛諸席薦足以步目言以足志雖師契而  
匠心恐代斲而傷指又一難也故曰易言史則亦無  
史也真定梁慎可先生規摹臨川王氏說撰玉劔尊

闢一編余讀而歎焉慎可少負淵敏博學強記悉應  
奉之五行識安世之三篋其才與學可以史世食舊  
德胚胎前光漢世稱公卿子孫諳曉臺閣故事者於  
當世無兩其家世可以史少游高邑之門壯入承明  
之署曆昌已來九變復貫南北部之壇墀大小東之  
章牒絲綸之簿籍邊陲之圖志莫不藏諸腹笥得之  
口論其閱歷可以史滄桑貿遷陸沉郎署填膺薄胸  
裂吻蜚鼻躊躇四顧吮毫閣筆退而採集斯編臚陳  
瑣碎踵附臨川之後塵其可以史而不史者良于國  
史難易之故精而求之熟而審之未敢以嘗試而漫

爲也余少讀世說嘗竊論曰臨川王史家之巧人也變遷固之史法而爲之者也臨川善師遷固者也變史家爲說家其法奇慎可善師臨川者也寓史家於說家其法正世之君子有志國史者師慎可之意而善用之無憚築舍無輕奏刀子亥有汗青之期而伯喈無髡鉗之歎豈不幸哉余懼世之讀斯編者不深維史家難易之故而徒取其長語瑣事供談諧代鼓吹猥與語林說郭之流同部類而施易之也爲論著之如此

顏子疏解敘



明之初興吳郡儒者徐達左良夫輯顏曾四子書羽  
翼論孟垂三百年嘉興高陽庭堅獨取顏子書爲之  
刪定疏解粲然可觀而顏子之書遂大顯于世余爲  
敘之曰吾夫子贊易刪詩書修春秋因仍舊典未嘗  
自爲書孔子之弟子皆無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  
孔子之家法也仲尼卒而微言絕七十子之徒沒而  
大義乖莊列虛無之學陰陽各恣談天非馬之流各  
以其宏辭雄辨馳于斯世孟子愍斯道之蕪廢不得  
已而爲書以矯之朕而遯世勿用之義亦少微矣若

顏氏則真得孔氏之家法者也山庭繞斗端門授書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子居見龍之位則顏子居其  
潛天命之矣夫如是則何敢有書步亦步趨亦趨夙  
興夜寐若孔之卓見其進而未見其止則何暇有書  
不違仁者三月也不違如愚者終身也忘仁義忘禮  
樂而至于坐忘也端而虛勉而一夫子猶以爲未可  
也惟道集虛惟夫子廢心而用形此顏氏子之好學  
也夫又何事于書朕則徐氏高氏之于顏子也不厚  
誣顏子哉曰非朕也輓近世之學者以俗學相蒙以  
邪學相蓋有人于此輯先儒之墜言理遺書之朽蠹

倣隆古之衣冠而學其聲咳是亦行古之道也顏子  
逸矣因顏子之書而淡惟其所以不爲書之旨意考  
潛見之德正述作之義洙泗之微言大義可以不遠  
也漢高誘注短長淮南宋高似孫輯七略咸爲博雅  
之宗今庭堅氏注顏子立專門之學高氏於儒林世  
有人矣哉

藝林彙考序

類書之作昉于六朝盛于唐而汜濫于宋已後迄于  
今盈箱溢杼連鱸架屋左史不能知其讀侍中不能  
奏其略承學之徒耳目瞽亂迴遑岐路而莫知所適

從松陵沈子畱侯珪璋特達博通今古端居多暇弋  
獵羣流撰次一書名曰藝林彙考網羅典故苞括瑣  
碎州次部居鈎京提要榛楛勿翦則集翠于陸機簫  
艾必舉則取裁于郭璞韙矣哉經籍之禁籟文章之  
圃田也書成就正于蒙叟叟告之曰子之書有四便  
焉便于好學者一便于不好學者一而便于蒙叟者  
二沈子曰何謂也叟曰四部五車津涉則浩如烟海  
九流七錄披剝則勞如縷絲吞紙或困于無資閱市  
則苦其難編子今濟以舟輿定其衢術放新豐之犬  
雞自知阡陌指建章之門戶如列畫圖推黃香之九

宮不須管律步豎亥之八極未出戶庭由是經經緯  
史御華佩實載司南之車向方靡惑服四照之艸得  
用不迷勤學有食跡之能臨文無祭獺之瘁如玉河  
之寶主譬入海之導師此便于好學者一也俗學剽  
賊諛聞單疎指米囊以療饑過他家以數寶一旦貧  
兒暴富窮子得家泉客之珠啜泣而立成崑山之玉  
抵鵲而不惜汲冢之科斗人可編摩河東之篋書家  
堪補綴辨豹文之鼠豈必終軍識貳負之尸何煩子  
政弱翰三寸油素四尺子雲豈非勞人乎上窺結繩  
下窮掌故退之豈非笨伯乎此便于不學者一也老

人多忘歸心空門多聞習氣現行暫伏禪誦餘暇游  
獵斯文屠門大嚼實且快意昔人呼書爲黃妳以爲  
老人嗜書如稚子之須妳乃可以養生而却老也吾  
將以此書爲黃妳安知不若張蒼之無齒食乳而不  
死乎故曰便于蒙叟者一吾聞人世載籍皆藏堯天  
宮七佛之遺書每同篆籀祇桓之圖經表逾累百旣  
已委命于彼聊復津寄于此初利有雜林之苑諸天  
入此則上妙欲塵雜類俱至此書卽吾之雜林也取  
彼欲塵助我禪悅故曰便于蒙叟者二沈子曰有是  
哉吾未之前聞也道在批稗隸業及之吾徒以爲廣

文之蒼葢香山之白樸也先生則命之矣請書之以爲序

內閣小識序

內閣之建置定制于永樂而崇重于洪宣之間其不立宰相也遵皇祖之典訓而其用詞人入直以五品官參預票擬則倣唐宋之制而參用之已而掌握機務參列公孤無宰相之名而有其魁柄詞臣由此益重先輩有遷禮侍者謝賀客曰吾今日出爲有司矣厥後規制小變枚卜閣員多用部銜推舉而經筵纂修記注應制之事耑屬翰林號文學侍從之臣他曹

莫敢望焉翰林于內閣不稱屬屬吏則房中書凡經筵纂脩諸務咸有職司而典簿爲之長每朝罷諸閣部堂坊局史官以次爲一班中書綴史官後亦一班官雖冗長其自視他曹有凡仙之隔焉蓋國家二百餘年備員禁近雖立清班所以淡嚴政地優崇館閣其淡意如此喪亂以後劫火焚如內閣掌故與西清東觀咸歸天上真定梁慎可先生伏而歎曰噫余起家史館敢忘其本網羅放失勾稽瑣碎撰內閣小識十卷先題各次書目後典儀閣中故事犁狀具在其載筆可謂勤而用意可謂遠矣頃者史乘闕遺奸僞



錯出論言壬人人自爲史錢奴織兒家自爲史平臺  
便殿之清問可以增損左右史之記注可以竄易伏  
蒲之諫諍裂麻之痛哭可以取次裝點欺侮亡歿謾  
調鬼神嚮令螭頭柱下職思其居陳編故牘不盡漫  
滅雖有黎丘之鬼恒思之叢亦將柱口閣筆安敢昌  
披若是昔者劉子駿就上林令虞淵得羣臣所上草  
木二千餘種爲鄰人求借遺棄以爲恨今朝家十七  
年掌故非如上林之瑣屑也而世之就上林令訪問  
憶列其遺棄如子駿者罕有聞焉僞史安得不公行  
而野史安得不滋誤乎慎可名臣子孫如漢之黃瓊

習知臺閣故事其所撰集如此余故曰其載筆勤  
而用意遠也慎可銘其書曰小識取不賢者識其小  
也獨不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乎杞宋無徵舍魯何  
適慎可爲之小孰能爲之大余老史官也頭白汗青  
執簡之歎姑爲之論次以復于慎可

瑯環類纂序

少司成朱滄起先生以終賈之年蜚聲史館名高媒  
忌忤觸網羅歸隱汾水之陽自老于縑緗油素之間  
著書一百三十餘卷名曰瑯環類纂而馳書屬余序  
余惟古今類纂之書通有二門一曰詞章家唐歐陽

氏虞氏白氏之書是也一曰典制家唐杜氏宋鄭氏  
馬氏之書是也古之作者學有根抵詞無枝葉載庶  
部分訂正羣蒙如耕之有畔如織之有幅疆理南東  
經緯橫直畫狀而不可紊也去古日遠九經三史之  
學基之以摭捨埋之以裨販蓋之以剽奪汨沒涸淵  
久而滋甚語有之多所見少所怪見橐駝知馬腫背  
今之腴聞駕說者自其多生薰習以迨于童習白紛  
繆種痼疾癥結于膏肓藏府各伺其師說以爲固狀  
其將使誰正之滄起高才盛年窮愁著書觀其橫經  
藉史發凡起例提要鉤玄則本諸昌黎剗破褰稂則

做諸弘農上窺結繩下窮掌故詞章典制兩家會粹  
一門而不以作者自居退而比于廣文之蒼藁香山  
之白樸居今之世糞除俗學導九流之津涉開六藝  
之鈐鍵微滄起吾誰與歸萬曆中文太青崛起關隴  
創明河汾之教滄起少從太青游得枕膝之傳閱其  
師說不大昌于世假手斯文立圭樹表記關西而望  
河曲有遐心焉太青往畀余以西極之書送余渡江  
舟拜相屬今滄起爲桓譚暮見見此忻狀有喜遂連  
及之以爲序不獨慰吾亡友亦使後之儒者知有以  
自信無慮後世無子雲也

鏡古篇序

蘭谿祝太守茹穹負不世之才海內事數著可了遇  
異人讀異書隱於藥肆以出寸七度世博通經史著  
書滿架獨固重其鏡古篇者自天文地理以迄異聞  
釐爲十門蓋鄭廣文蒼叢段柯古雜俎之流本天咫  
象物宜搜神達穿理窟今之儒者莫能竟其說也祝  
子告余曰儒之與仙其道一也儒不通仙螢乾蠹死  
腐儒也仙不通儒龜息鳥伸頑仙也古者通天地人  
曰儒又曰列仙之儒某之爲此書也儒與仙之間有  
志焉有辨焉李筌之授陰符也有將略作太白陰符

有相業著中台志強兵戰勝殺機反覆奉苦縣佳兵  
之戒憚而弗敢學也陶隱居之作真誥也甄神授以  
宗淨明列仙堦以勸忠孝指示符命受禪勸進傷銅  
仙辭漢之辭薄而不敢效也李肇稱苕溪子元和之  
異人也論人虎變化有推遷之變化有陶蒸之變化  
有耗亂之變化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唯有  
道者窮焉仁而爲暴聖而爲狂雌爲雄人爲蛇爲虎  
生化而後氣化氣化而後形化唯佛眼知之非吾所  
逮及也無已其孫思邈乎思邈論醫也以謂陽用其  
精陰用其形人身與天地皆有危疹有蒸否有疢贅

有癰疽有焦枯喘乏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  
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政事某之所聞於先儒所  
授以異人者約略如是旁引曲喻撰爲斯篇微言倍  
之寓言蕝之捨陰符圖讖之學歸正一不二之門將  
用斯篇爲哢引敢取衷於夫子余告之曰余亦誦思  
邈之言矣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如臨溪淵  
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  
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智之圓也有宋大儒談性命論格致未有若斯之精  
要也今吾子權音跌宕宏中肆外可謂大且圓矣以

古爲像以心爲鏡逃朕京覽脩朕自下其進於心小  
行方也孰禦焉吾向者無以相子而乃今乃知其師  
思逸也余學佛之人也棄世間文字久矣于子之書  
有動焉六朝人呼書爲黃妳張丞相年百餘歲無齒  
飲乳張丞相以妳爲乳亦願以書爲乳子固將飲我  
刃圭而先之以乳余之所得於子者不亦多乎

牧齋有學集卷十四終



牧齋有學集卷十五

序

吳江朱氏杜詩輯注序

余箋解杜詩興起於盧德水商榷于程孟陽已而學子何士龍馮已蒼族子夕公邁代讎勘麓有成編猶多闕佚老歸空門不復省視吳江朱子長孺館於荒村出所撰輯注相質余喜其發凡起例小異大同敝簾蠹紙悉索舉似長孺礪砥詮次都爲一集書成謂余宜爲序自昔箋注之陋莫甚于杜詩僞注假事如鬼馮人剽義竄辭如蟲食木而又連綴歲月剝割字

句支離覆逆交跖旁午如鄭印黃鶴蔡夢弼之流向  
有條例破屨亦趣舉一二而已今人視宋學益落智  
益窟影明隙見熏染於嚴儀劉會孟之邪論其病屢  
傳而滋甚人各仞其所解以爲杜詩而杜詩之真面  
目盤回于洄淵漩洑不能自出間嘗與長孺論之勃  
律天西來玉河昆堅碧盃近來多記事之什也以西  
域記徵之象人馬寶之主分一閻浮提爲四界西方  
寶主之疆域是兩言如分封埃也身許雙峰寺門求  
七祖禪歸心之頌也以傳燈書覈之能秀會寂之門  
爭一屈朐衣如敵國二宗衣鉢之源流是兩言如按

譜系也昔人謂不行萬里途不讀萬卷書不能讀杜  
詩吾謂少陵胸次殆不止如此今欲以椰子之方寸  
針孔之兩眸雕鏤穿穴橫鈎豎貫曰杜詩之解在是  
不爲惛井之蛙所竊笑乎長孺聞之放筆而歎蓬蓬  
朕如有所得也其刑定是編也齊心衮身端思勉擇  
訂正字如數契齒援一義如徵丹書寧質無夸寧拘  
無佃寧食雞跖無噉龍脯寧守兔園之冊無學邯鄲  
之步斤斤焉取裁于驗之逸選之善罔敢越軼近代  
攻杜者覓解未慙又從而教責之章比字櫛儼朕師  
資長孺蹙額曰不知羣兒愚那用故榜傷鶴齡雖固

陋忍使百世而下謂有明末學尚有師心放膽犯蚍  
蜚撼樹之誚如斯人者乎朕則長孺之用心良亦苦  
矣范致能與陸務觀論注蘇詩務觀以爲難枚舉數  
條以告致能曰如此則誠難矣厥後吳興施宿武子  
注成務觀遂舉斯言以爲序余讀渭南之書竊聞注  
詩之難諄復以告學者老而失學不敢忘也長孺深  
知注詩之難者也因其請序重舉以告之并以諗于  
後之君子

草堂詩箋元本序

余爲讀杜箋應盧德水之請也孟陽曰何不遂及其

全于是取僞註之紕繆舊註之雜駁者痛加繩削文  
句字義間有詮釋藏諸篋笥用備遺忘而已吳江朱  
長孺苦學強記冥搜有年請爲余摭遺決滯補其未  
逮余忻朕舉元本畀之長孺力任不疑再三削稿余  
定其名曰朱氏補註舉陸務觀註詩誠難之語以爲  
之序而并及天西采玉門求七祖二條以道吾所以  
不敢輕言註杜之意今年長孺以定本見眎亟請鈔  
梓仍以椎輪歸功于余余蹙朕不敢當爲避席者久  
之蓋註杜之難不但如務觀所云也今人註書動云  
吾効李善之註文選如頭陀寺碑一篇三藏十二部

如瓶瀉水今人餽釘拾收曾足當九牛一毛乎顏子  
推言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何況註詩何況  
註杜今體詩之稱律取其律呂鏗鏘首尾繁會今摘  
每句相承二字限隔平仄命之曰粘盧家少婦之章  
高棟硬改末二句差排作律老去漸于詩律細杜老  
有不知卽太白右丞亦當同科結罪矣杜詩自樊冕  
小集出于亡逸之餘初無次第秦中蜀地約略排纒  
有識者聊可見其爲時之早晚才力之壯老今師魯  
嘗黃鶴之故智鈞稽年月穿穴瑣碎必盡改樊吳之  
舊而後已麤鼠之食牛角也其嚙愈專其入愈深其

窮而無所出也滋甚此亦魯豈輩之善喻也余旣不  
敢居註杜之名而又不欲重拂長孺之意老歸空門  
撥棄世間文字何獨于此書護前鞭後顧視而不舍  
朕長孺心力專勤經營慘淡令其久錮不傳必將有  
精芒光怪下六丁而干南斗者則莫聽其流布而余  
爲馮軾寓目之人不亦可乎族孫遵王謀取同人曰  
艸堂箋注元本具在若京元皇帝廟洗兵馬秋興諸  
將諸箋鑿開鴻濛手洗日月當大書特書昭揭萬世  
而今珠沉玉錮晦昧于行墨之中惜也攷舊注以正  
年譜倣地理姓氏訂譌斥僞皆吾夫子獨力創始而

今不復知出于誰手植也句字釋詮落落星布取雅  
去俗推腐致新其存者可咀其闕者可思若夫類書  
謾語掇拾補綴吹花已萎噉飯不甘雖多亦奚以爲  
今取箋注原本孤行于世以稱塞學士大夫之望其  
有能補者則聽客之所爲道可兩行羅取衆目瑜則  
相資累無相及庶不失讀杜之初指而亦吾黨小子  
之所有事也余曰有是哉平原有言離之則雙美合  
之則兩傷此千古通人之論也姑狗諸子之請而重  
爲之序以申道余終不敢注杜之意

注李義山詩集序



石林長老源公禪誦餘晷博涉外典苦愛李義山詩  
以其使事與博屬辭瑰譎摭摭羣藉疏通詮釋吾家  
夕公又通攷新舊書尚論時事推見其作爲之指意  
累年削藁出以眎余余問之曰公之論詩何獨取乎  
義山也公曰義山之詩宋初爲詞館所宗優人內燕  
至有擗摭商隱之謔元季作者懲西江學杜之弊往  
遑躋義山祧少陵流風迨國初未變狀詩人之論少  
陵以謂忠君報國一飯不忘兔園村夫子皆能嗟咨  
吟咀而義山徒以其綺靡香豔極玉臺香奩之致而  
已吾以爲論義山之世有唐之國勢視玄宗時滋削

涓人擅命人主贅旒視朝恩元振滋甚義山流浪書  
記游受排笮乙卯之事忠憤抑塞至于結怨洪鑪託  
言晉石則其非詭薄無行放利偷合之徒亦已明矣  
少陵當雜種作逆藩鎮不庭疾聲怒號如人之疾病  
而呼天呼父母也其志直其詞危義山當南北水火  
中外籍結若喑而欲言也若魘而求寤也不得不紆  
曲其指誕謾其辭婉變託寄譏謎連比此亦風人之  
遐思小雅之寄位也吾以爲義山之詩推原其志義  
可以鼓吹少陵其爲人激昂寡兀劉司戶杜司勳之  
流亞而無庸以浪子蚩謫此吾與夕公疏箋之意願

受成於夫子者也余曰是則朕矣義山無題諸什春  
女讀之而哀秋士讀之而悲公真清淨僧何取乎爾  
也公曰佛言衆生爲有情此世界情世界也欲火不  
燒然則不乾愛流不飄鼓則不息詩至于義山慧極  
而流思淡而蕩流旋蕩復塵影落謝則情瀾障而欲  
薪燼矣春蠶到死蠟燭灰乾香銷夢斷霜降水涸斯  
亦篋蛇樹猴之善喻也且夫螢火暮鴉隋宮水調之  
餘悲也牽牛駐馬天寶淋鈴之流恨也籌筆諸胥感  
關張之無命昭陵石馬悼郭李之不作富貴空花英  
雄陽燄由是可以影事山河長挹三界疑神奏苦集

之音阿徒證那含之果寧公稱杼山能以詩句牽勸  
令入佛智吾又何擇于義山乎余往嘗箋注杜詩于  
義山則未遑今方繙閱首楞拋棄世間文句源公來  
索序愧未有以應也爲次其言以復之

朱長孺箋註李義山詩序

往吾友石林源師好義山詩窮老盡氣註釋不少休  
乙酉歲朱子長孺訂補于杜詩箋輟簡將有事于義  
山余取源師遺本以畀長孺長孺先有成藁歸而錯  
綜離勘綴集異聞敷陳隱滯取源師註擇其善者爲  
之剟其瑕礫塞其蕭稂更數歲而告成于是義山一

家之書粲然矣長孺既自爲其序復以屬余余往爲  
源師撰序推明義山之詩忠憤挫鬱鼓吹少陵以爲  
風人之博徒小雅之寄位其爲人詭激歷落阨塞排  
笮不應以浪子啗點大略如長孺所云又謂其綺靡  
穠艷傷春悲秋至于春蠶到死蠟燭成灰淡情罕譬  
可以涸愛河而乾欲火此蓋爲源師言之而其援據  
則有未盡者義山贊佛一偈馳譽禪林晚從事河東  
梓潼幕師事悟達國師知玄以目疾遙禮禪宮明旦  
得天眼偈讀終疾愈臥病語僧錄僧徹誓願多生削  
染爲玄弟子鳳翔寫玄真義山執拂侍立集中別智

京泐師詩云東西南北皆垂淚却是楊朱真本師智  
京卽知京故云本師也又有寄安國大師知京與弟  
子僧徹皆住上都大安國寺號安國大師京歸老九  
隴舊山義山罷歸鄭州故其臥病與僧徹語云云又  
寄書偈與京決別唐書載義山終于鄭州其蹤跡亦  
略可攷見源師註指國爲京秘塔端甫泐師此失攷  
也少陵云余亦師粲可又云身許雙峰寺謝康樂言  
學道必須慧業未有具慧業而不通于禪者靈山拂  
席滄海求珠豈可與香奩金縷裁雲鏤月之流比類  
而訶之哉書此貽長孺聊以補前序之闕又竊念吾

遠祖思公與楊大年諸公倣義山詩荆西崑體余爲  
耳孫老耄多忘玉臺風流邈朕異代徒假手于長孺  
以終源師殺青之託此則爲之口沫手胼撫卷而三  
歎者也

唐詩英華序

吳江顧子茂倫總萃唐人之詩揚摧論次擇其真賞  
者命之曰唐詩英華先出七言今體鏤版行世屬余  
序之世之論唐詩者必曰初盛中晚老師豎儒遞相  
傳述揆厥所由蓋創于宋季之嚴儀而成于國初之  
高棟承譌踵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者

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  
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後詩章悽惋似得江山  
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荊州已後同調諷詠  
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  
遡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狀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  
系盛唐也訓春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詠則錢  
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二時詩以人  
次耶抑人以時降耶世之薦樽盛唐開元天寶而已  
自時厥後皆自鄙無譏者也誠如是則蘇李枚乘之  
後不應復有建安有黃初正始之後不復應有太康



有元嘉開元天寶已往斯世無煙雲風月而斯人無  
性情同歸于墨穴木偶而後可也嚴氏以禪喻詩無  
知妄論謂漢魏盛唐爲第一義大曆爲小乘禪晚唐  
爲聲聞辟支果不知聲聞辟支卽小乘也謂學漢魏  
盛唐爲臨濟宗大曆以下爲曹洞宗不知臨濟曹洞  
初無勝劣也其似是而非誤入箴芒者莫甚于妙悟  
之一言彼所取于盛唐者何也不落議論不涉道理  
不事發露指陳所謂玲瓏透徹之悟也三百篇詩之  
祖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不敢  
效我友自逸非議論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無朕歆

羨無朕畔援誕先登于岸非道理乎胡不遄死投畀  
有北非發露乎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非指陳乎今何  
其一知半見指爲妙悟如炤螢光如觀隙日以爲詩  
之妙解盡在是學者沿途覓跡搔手側目吹求形影  
摘抉字句曰此第一第二義也曰此大乘小乘也曰  
是將彘而爲中爲晚盛唐之牛跡兔徑僂乎其唯恐  
折而入也目翳者別見空華熱病者旁指鬼物嚴氏  
之論詩亦其翳熱之病耳而其症傳染于後世舉目  
皆嚴氏之眚也發言皆嚴氏之譖也而互相標表期  
以藥天下之詩病豈不慎哉茂倫之撰是集也胥初

盛中晚之詩臚而陳之不立阡陌不樹籬棘異曲同工分曹遞奏沈休文之言曰飈流所始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體勢相絕江文通之言曰蛾眉詎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魄茂倫奉爲律令用以箴嚴氏膏肓之癖洗高氏耳食之陋庶幾後三百年煥狀復覩唐人之面目斯茂倫之志也諸有智者用是集爲經方診醫熱之病而空知其所自始其必將霍朕而起也

唐詩鼓吹序

唐詩鼓吹十卷相傳爲元遺山選次或有所爲假託

以謂遺山集中無一言及此選而遺山本傳記載闕  
如是固不能以無疑余諦觀此集揆珠搜玉定出良  
工詰匠之手遺山之稱詩主于高華鴻朗激昂痛快  
其指意與此集符合當是遺山巾箱篋衍吟賞記錄  
好事者重公之名繕寫流傳名從主人遂以遺山傳  
也世之論唐詩者奉近代一二家爲律令鼓吹之集  
僅流布燕趙間內府鏤版用教童豎若王荆公百家  
之選則罕有能舉其名者蓋三百年來詩學之受病  
深矣館閣之教習家塾之程課咸稟承嚴氏之詩法  
高氏之品彙耳濡目染鑄心尅骨學士大夫生而墮

地師友熏習隱隱狀有兩家種子盤互于藏識之中  
迨其後時知見日新學殖日積洄旋起伏祇足以增  
長其邪根繆種而已矣嗟夫唐人一代之詩各有神  
髓各有氣候今以初盛中晚釐爲界分又從而判斷  
之曰此爲妙悟彼爲二乘此爲正宗彼爲羽翼支離  
割剝俾唐人之面目蒙羈于千載之上而後人之心  
眼沈錮于千載之下甚矣詩道之窮也荆公遺山之  
選未必足以盡唐詩狀是二公者生于五六百年之  
前其神識種子皆未受今人之熏炙者也由二公之  
選推而明之唐人之神髓氣候歷歷具在眼界廓如

也心靈豁如也使唐人得洗發其面目而後人得括磨其障翳三百年之痼疾庶幾其霍朕良已也則以二公爲先醫可矣里中陸子敕先生子子澈子顓偕予從孫次孺服習鼓吹重爲較讐兼正定廖氏注解刻成而請序于予夫鼓吹角聲也人有少聲入于角則遠四子其將假遺山之鼓吹以吹角也四子之聲自此遠矣喜而爲之序如此

鼓吹新編序

余于桑海之後繆伍採詩之役評騭稍著譽咎叢生良自知龜毛兔角非道人所當滯淫于是益栖心釋

韵刊落綺語不復抵齒文字久矣吳門程子杓石採  
集近代詞人七言今體詩用遺山例題曰鼓吹新編  
而徵序于余余再三辭之而不獲請也蓋嘗觀如來  
拈捨教中有多乳喻竊謂皆可以喻詩其設喻曰如  
牧牛女爲欲賣乳貪多利故加二分水轉賣與餘牧  
牛女人彼女得已轉復賣與近城女人三轉而詣市  
賣則加水二分亦三展轉賣乳乃至成糜而乳之初  
味其與存者無幾矣三百篇已下之詩皆乳也三百  
篇已下之詩人皆牧牛之女也由風雅離騷漢魏齊  
梁歷唐宋以迄于今茲由三言四言五言之詩以迄

于五七言今體七言今體中則又曰景龍開元天寶  
大曆以迄于西崑西江若弘正慶曆之所謂才子者  
以擇乳之法取之自牧地而之于城市其轉賣之地  
不知其幾自牧女而之城中之女其展轉之人不知  
其幾自牧牛之女加水二分而至于作糜贍客其加  
水二分殆不可斗斛計矣今欲于展轉賣乳之後區  
分而品嘗之曰此爲城內之乳此爲城外之乳也此  
近市初交之乳此城中作糜之乳也夫朕後醍醐乳  
酪可以辨若淄澠而不爲牧牛之女所笑惟程子能  
吾弗能也復有喻曰長者畜牛但爲醍醐不期乳酪



羣盜構乳盛以革囊多加以水乳酪醍醐一切俱失  
復有喻曰牧女賣乳展轉薄淡雖無乳味勝諸苦味  
若復失牛轉捩驢乳展轉成酪無有是處今世之爲  
七言者比擬聲病塗飾鉛粉駢花麗葉而不知所從  
來此盜牛乳而盛革囊者也標新獵異傭耳剽目改  
形假面而自以爲能事此捩驢乳而謂醍醐者也別  
裁僞體刊削枝岐如長者之子于一器中辨汝異相  
此余之所不能而程子之所以丹鉛甲乙目警手勦  
未敢以卽安者也雖朕亦知夫舊醫新醫之說乎舊  
醫新醫之所用者皆乳藥也王之初病也新醫舊醫

之乳藥國中有欲服者當斬其首而王病愈及王之復病也新醫占王病仍應服舊醫之乳藥而王病亦愈今夫詩亦若是而已矣上自三百餘年影悟于滄浪弔詭于須溪象物于庭禮尋捨吞剝于獻吉允寧舉世瞑眩奉爲丹書玉冊皆舊醫之屬也今之所擇而取者舊醫之乳藥與新醫之乳藥與抑亦新醫所斷之乳藥卽舊醫所服之乳藥是乳藥者亦是毒害亦是甘露以療病得差爲能而不應以新舊醫爲區別與舊醫之病人深矣搖革囊扞驢乳指毒藥爲甘露不第加水二分而已也今將捨城中之乳而構城

外之乳因糜而求乳因乳而求酪因酪酥而求醍醐  
則非驅逐舊醫斷除乳藥之毒害新醫之甘露妙藥  
固不可得而施也程子其知之矣簸揚淘汰取材落  
實禁汝之律令與服汝之條教雙遮互奪戛戛乎其  
難之其有功于詩壇也顧不韙歟余旣辭不敢爲序  
假借乳喻以復程子并以質諸世之能爲新醫者

愛琴館評選詩慰序

夫詩者言其志之所之也志之所之盈于情奮于氣  
而擊發于境風識浪奔昏交湊之時世于是乎朝廟  
亦詩房中亦詩吉人亦詩棘人亦詩燕好亦詩窮苦

亦詩春哀亦詩秋悲亦詩吳詠亦詩越悲亦詩勞歌  
亦詩相春亦詩窮盡其短長高下抑抗清濁吐含曲  
直樂淫怨誹之極致終不佞肯乎五聲六律七音八  
風九歌之倫次詩之教如是而止古之爲詩者學邈  
九流書破萬卷要歸于言志永言有物有則宣導情  
性陶寫物變學詩之道亦如是而止陸士衡曹子桓  
沈休文江文通與夫李杜元白皮陸之緒言皆具在  
也古學日遠人自作羣邪師魔見蘊釀于宋季之嚴  
羽卿劉辰翁而毒發于弘德嘉萬之間學者甫知聲  
病則漢魏齊梁初盛中晚之聲影于盤牙于胸中備

耳借目尋條屈步終其身爲隸人而不能自出吁可  
悼也余輯昭代詩集徵文獻之闕遺倣中州之序論  
聊蒼蕞及之耳才人志士愛慕良多長洲葉聖野吳  
江戚右朱手自繕寫成一集其尤且謗之者則間  
作愛我者未必果我之得而尤且謗者亦未必果我  
之失信彼是之兩行而已豫章陳伯璣以評選詩慰  
見眎余讀而歎賞之萬茂先詩曾累寄余亂後失去  
今得之如見故人其餘多訪求未獲者乍見之如新  
相知致足樂也吾友孟陽之詩再經點定筆墨生動  
風致迢然譬如美人經時再見轉覺頓眩娉婷眇眇

有異爲掩卷徬徨者久之又益以悟詩人之妙心靈  
意匠生生不停新新相續殆所謂夜壑已趨交臂非  
故而顧欲以餽飭之學方隅之見擗捨其體格割剝  
其人代旋而思之不將啞朕一笑乎唐人選唐詩者  
一代不數人今選家一壇墀多于儲胥矣伯璣之爲  
有異于是訪沉冥扣寂寞不以聲利重附人不以名  
字吸取人一句半什鄭重護惜不肯以衣中寶珠博  
易人間博黍之飯何斤斤也伯璣爲詩風流蘊藉振  
奇拔俗旅居蕪江以愛琴自署其館其愛此詩也如  
此琴矣昔者元次山集其同時隱淪之作名曰篋中

謝臯羽採天水遺民之詩題曰長留天地間我知伯  
璣之用意希風古人者遠矣不徒賢于世之君子而  
已也

歷朝應制詩序

延陵兩吳君以弘文碩學競爽詞林會選歷朝應制  
詩取其金相玉式艷溢鎔毫者都爲一集郵而徵序  
於余余老爲農夫水南舍北辰夕與村童牧豎唱爾  
女之歌和款乃之曲顧使之同樂鈞天審音清廟心  
回神駭頭目眩運梯几憑軾嘿不自得者久之旣而  
繙閱其書登珠林而汎玉海爲之耳目開明氣滿大

宅又久之而意芒朕如有失也今夫應制之詩推輪  
于漢武之柏梁陳思之應詔而增華掞藻極于唐之  
景龍開元茂矣美矣不可以復請矣帝庸作歌明良  
喜起不剏始于唐虞之際乎古稱舜爲賓客禹爲主  
人八風修通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卿雲爛兮禮縵縵  
兮則帝之命辭古今應制之首唱也自柏梁已前邈  
而上之請自此始春秋之季勾踐入吳文種有左道  
之祝范蠡有上壽之詞吳歌越吟畱連江上皇天祐  
助觴酒旣升猶有古昔賡歌之餘風比于瓊花璧月  
後定靡靡之音其爲可紀錄多矣又邈而上之周穆



王周行天下西遊至于瑤池西王母虎背載勝酌酒  
歌謠一則曰將子無歿尚能復來一則曰余歸三年  
將復而所穆王爲賓客王母爲主人白雲黃竹嬋媛  
婉孌人間世之君臣矢音作頌祝千秋而萬年者有  
若是焉者乎又姑舍是邈而上之中天調御初會菩  
提場中無量大自在天王乃至日月天子莫不稽首  
禮足作頌讚歎華嚴之會佛爲主人則雲集海衆皆  
賓客也若云佛爲法王則諸天王莫非王臣伽陀祇  
夜稱揚讚歎非諸天應制之詩而何五天禮佛盛傳  
讚歎一百五十頌及四百五十頌所謂麗齊天薦理

高峻嶽者此則雅頌之元首音聲之宗極也曹子建  
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音寫爲梵唄二君妙選應制  
詩歸極于諸天之偈頌寫天音爲梵音則亦斯世之  
子建也吾請爲唱喁焉客從旁笑曰是集也漢之中  
和頌唐之御覽詩也被諸管絃獻之禁近固將待詔  
承明侍從射熊騰清霄而軼浮景身在屬車豹尾之  
間子乃雜舉齊諧竺墳荒唐俶詭之談而叅預於論  
鼓鐘於樂辟雍之文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序余矍  
眙失容起而謝客趨命侍史書之以復于延陵二君

醫經經方之書至東間東垣而大備國初諸明醫各有師承而本草一經幾爲絕學吾友繆仲淳常喟狀歎息以謂三墳五典燼于秦火獨素問本草存本草朱書正文出黃帝岐伯之手古之至人所以相天地之宜類萬物之情窮理盡性精義入神者發揮變化實在于此而世之學醫者徒取以庀湯液給方劑蒼蕞獵涉未有能沈研而鑽極者蓋此書自唐宋以來增益于古人之別錄踳駁于近代之綱目學者目傭耳食莫知元本于是乎醫學承陋經方傳訛用藥石殺天下實自此始乃奮筆爲經疏以救其失叅治簡

誤之文皆劉掌故若署甲乙金科玉條犁狀畢舉上  
下五百年發軒岐不傳之秘者仲淳一人而已仲淳  
少苦疾痰壯多遊寓所至必訪藥物載刀筆五十年  
而成書仲淳歿後三十餘年年家子陸仲德氏讀繆  
氏之書而學其學作爲本草拔萃以發明其宗要嗚  
呼何其難也仲淳天資敏捷磊落瑰偉從紫柏老人  
游精研教乘餘事作醫用以度世耳余觀其理積疴  
起奇疾沈思熟視如入禪定忽狀而睡煥狀而興掀  
髯奮袖處方撮藥指麾顧視拂拂狀在十指涌出語  
其險則齊桓之斬孤竹語其奇則狄青之度崑崙語

其持重則趙充國之金城方略淺人曲士遙聽風聲  
猶爲之口哇不合况有能論其人論其書知而好之  
好而傳之者乎余每思仲淳緒言歎後世無子雲今  
得見吾仲德則仲淳不歎也于其著斯書也樂爲之  
敘以導引其志意而假仲淳以發其端仲德好學淡  
思束修矯志進德修業日新富有余雖昏耄尚能爲  
仲德詳敘上醫醫國之事如太史公之傳扁鵲倉公  
者姑書此以敘之

俞嘉言醫門法律序

新建俞徵君嘉言發揮軒岐仲景不傳之秘著尚論

篇余爲序其指要推本巫醫之道術比於通天地人之儒世之人河漢其言驚而相告者多矣越二載徵君年七十始出其尚論後篇及醫門法律教授學者而復求正於余余讀天台止觀書論四大五藏增損得病因起非一病相衆多識因治病舉要言之則有瑜伽四種善巧雜阿含七十二種秘法其言精深奧妙殊非世典醫經醫方所可幾及當知我如來出世爲大醫王五地菩薩方便度生以善方藥療治諸病非積劫誓願用醍醐上藥供養諸佛教化衆生不能現藥王身說法豈特通天地人之儒也哉徵君外服

儒行內閔心宗由曹洞五位君臣旨訣妙悟醫理用以判斷君臣佐使之法陰病一論原本四大廣引三界台宗地論之微言一往叅合所謂如藥樹王徧體愈病者也世人規規焉量藥於寸七程方於點墨牛羊之眼但別方隅其驚而相告也不亦宜乎朕吾觀如來之論醫蓋莫精于大涅槃經舊醫客醫之說夫舊醫之治病不別風熱寒溫悉令服乳客醫之厲禁之者宜也厲禁行而王病愈國無橫歿禁乳之效可見于前矣迨王之熱病作也非乳不起而客醫之所禁乳藥雖謁大自在天而請之豈可得哉由此觀之

病因弘多病相頗異古方新病有不相能察傳變判  
死生在乎三指之間一息之內譬如兩軍相對決勝  
負于呼吸必欲學古兵法按圖列陣而後從事良將  
所不與也曹洞之宗曰動成窠曰老落顧佇背觸俱  
非如大火聚微君之著書其殆有得于此者乎佛言  
客醫別藥如虫食木知者終不唱言是虫解字今尚  
論諸書具在皆客醫之乳藥也學者神而明之無若  
虫之解字爲智人所笑庶不負微君方便苦心矣

傷寒捷徑書序

新安孫在公少有聲舉子中長得療疾遇異人於武



林授還丹接命解形度世之術而尤精于醫學著丹  
臺玉案發揮醫經經方兩家指訣又謂傷寒一科傳  
變譎詭證治微密仲景之書代遠義奧文中指下既  
易懸絕今病古方更難決擇乃撮取其候休治法切  
近明了者作傷寒捷徑書用以鈐鍵昔人津梁後學  
其活人濟世之心可謂至矣余少授左氏春秋醫和  
之論疾源推明六氣五味六疾與黃帝素難書符合  
其論惑蠱之疾女惑男風落山刺義周易精義齊魯  
之儒者未有以過也故曰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儒  
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醫晚而學佛習天台大師止

觀之書謂朕而歎曰世之醫者能精求止觀觀病之法斯可以稱神醫矣智者用四悉檀因緣分止觀觀病初明病相謂不須精刺醫法略知而已朕其論病相曰五臟四大增減五陰六神尅伏固已精義入神矣次論病起因緣四大不順者外熱助火火強破水是增火病外寒助水水增害火爲水病外風助氣氣吹火火動水爲風病或三大增害于地或身分增害三大皆等分病屬地病此四旣動衆惱競生古醫論四大者未之有也次論八觸相明對息辨觸違觸成病又明五塵各損一臟一根緣五塵損五臟古醫論

觸損者未之有也又明五根五臟根由初託胎時以  
思心起惑召其母母卽思五塵等一毫氣動爲水水  
爲血血爲肉肉成五根五臟究極于流愛納想壽煖  
識三受生侍命之際古醫論根臟生由未之有也雜  
阿含言佛爲阿蘭若比丘治七十二患說修阿那般  
那法又云春時入火三昧太溫身成病入地三昧見  
身成無石山入水三昧見身如大水泉入風三昧見  
身如九頭龍須急治之此法惟佛能說惟身子阿難  
及智者能知故曰七十二法以想爲治乃非末代鈍  
根所宜由此言之不通佛法不知四悉檀固未可以

物齋存學集 卷十五  
言能醫也余觀在公之明醫志在度世始將接踵陶  
貞白孫思邈之流其學術淵源一本三墳十翼晞古  
真儒非若世之醫家以刀圭方寸爲能事者故于其  
刻是編也引天台智者之書以廣之經言持水長者  
之子得其父方術徧告國中我是醫師療治病苦一  
切衆生直聞是言病卽除愈世有流傳是書了知除  
病者咸如西土衆生遇持水之子所患卽差則在公  
之輯是書與余之唱是言也豈非入病法門方便救  
度爲如來所記蒞者哉在公曰善請書之以爲序

棋譜新局序

余不能棋而好觀棋又好觀國手之棋少時方渭津  
在虞山與林符卿對局堅坐注目移日不忍去間發  
一言渭津聽朕許可朕亦竟不能棋也中年與汪幼  
清遊時方承平清簟疎簾看棋竟日夜今皆爲昔夢  
矣渭津爲人淵靜閉止神觀超朕對奕時客方沈思  
努目手顫頰赤渭津閉目端坐如入禪定良久客才  
落子信手敵應兩棋子聲響鏗朕目但一瞬爾幼清  
沉雄精悍絕倫遜羣每一遇敵目光迸裂透出方罫  
間出奇制敵橫從背觸譬如駿馬追風饑鷹酒血推  
枰決勝擲帽大呼雖受其攫撇者未嘗不拍手叫絕

也渭津下一子如釘著局上不少那動亦未嘗有錯  
互如他人按指啁嘶局罷覆數一二多少恬不爲意  
如未曾措手者幼清累勝輕敵時有一悞悞後歛手  
精思少焉出一奇着如亂流而濟如斬關而出馬不  
及旋敵不及距自誤而得救自救而得勝人謂幼清  
之棋不畏其不誤而畏其誤小誤則小勝大誤則大  
勝兵家言敵人開戶多方以誤之用此法也毘陵孫  
文介公奕居第二品嘗語余曰吾輩下子便是俗着  
渭津忽漫布子腕下無一俗着殆仙人謫墮爾余謂  
渭津無俗着無敗着幼清有敗着亦無俗着余所見

國工多矣若文介所云渭津之後必推幼清渭津善用全局以車攻吉日爲風聲幼清善用敗局以一成一旅爲能事則亦運會使朕當局者未之或知也幼清北遊歸出其對奕全譜凡四十局刻之以公于人而屬余爲序余嘗記渭津賞符卿一着咨嗟愛玩遂不復終局此局若竟未必林果勝方果負渭津心賞神契歎息罷局古人之絕絃輟斤禪家之聲前句後妙不傳非庸工所知也幼清一角棋爲錫人張以貞截斷幼清精思救法瞪視移晷縮退一着反接去以貞愕眙歎爲神助此局今亦不傳矣虬髯客傳謂此

局全輸未知是何敗着蜀人發古墓見先主方與武侯對奕知仍講侵分局否幼清之譜不曰全局而曰新局有旨哉其言之也幼清節俠奇士從余于行營萬馬之中單騎短箠衝鋒突刃以捍余于瀕死秋高風緊合圍大獵騰上馬奪其勁弓絃響霹靂箭如叫鴟連貫雉兔擲草地不顧控絃鳴鏑者咸爲咋指嗟乎余十指如錐不能奕而能得善奕之幼清出灰力以捍余幼清以善奕擅名中華之文弱巧人也顧以長弓大箭橫鶩北庭由此觀之天下事夫寧有定局耶項羽重瞳湘東一目山谷老人所托喻者安



知夫爛柯之老橘中之叟不揶揄竊笑耶幼清曰善哉斯局之後更有新局國手之外豈無國手夫子所言者道也進乎技矣請書之以爲序

王氏族譜序

里中王氏兆吉纂修族譜既卒事以余爲絳縣之老人就而問焉余覽而歎曰美哉是王氏之史也有事焉有志焉有義焉不可以不識也王之姓太原瑯琊東海北海指不勝屈建炎南渡譜系具在今斷是高皇帝渡江而後歷年三百傳世十三堂構播畚皆本學錄爲俶載雲仍千指胚胎前光蕭澤流根柴祀後

海覽斯譜也尊祖敬宗收族懷桷几筵有餘思矣金

匱之寶書天璜之玉牒旣化爲飛塵刼灰而一家之

譜牒焚蕉殺青煥朕修棄此亦王氏之大訓河圖陳

列于東西序者與子孫事守勿替引之是作譜者之

事也盟壇擣石風流在茲喬木故家王爲甲乙第宅

羅列棹楔相望耆老扶杖于鄉國英少剽纓于上都

彬彬乎或或乎贈刀之遺休樹槐之餘蔭也班氏有

言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

農服先疇之畝畝撫斯譜也思樂育于菁莪念貽厥

于豐芑漢貂猶珥唐闕在門丘木如茨伏臘未改傳

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作譜者之志也嗚呼士族之辨始于先王圖譜之局漢唐以來未有改也唐世尤貴族姓李贊皇嶠與奉宸迥秀同在廟堂九奉詔爲兄弟而李璘以爵位不如族望雖以清望歷要官與人書札唯稱隴西而不銜誠重之也誠慎之也今也無宗不族無族不譜執塗之人而兄弟之而伯叔之亦將執塗之人而祖考之而高曾之也而可乎斯譜也重大宗敘昭穆非方百里內聚廬族墓不書非三百年內本支子姓不書遠如新城近如婁水不復借烏衣青箱誇詡閱譜局于是明宗法于是定易

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同人之類族辨物否  
之終而大有之始也小而類辨于物七日來復之道  
也觀于斯譜天人之道粲然矣故曰是作譜者之義  
也唐李肇記鄭李崔盧四門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  
之爲美故呼爲鈿鏤王家鈿鏤者喻金質而銀飾也  
詩有之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斯兆吉氏之譜也豈惟  
鈿鏤而已兆吉曰大矣哉夢鼎未之前聞也自今以  
往世世子孫奉夫子之言爲鎮圭焉請書之以爲序

李孝貞傳序

余游嘉興讀陳學士孟嘗所著李孝貞傳曰孝貞字

鳳父老儒夢康夢白衣大士授玉鳳一枝而生四歲  
喪母撫尸慟絕事後母以孝聞長而容德絕人堅請  
於父誓不嫁以顧養邦人願委禽相望莫敢強也父  
病顛天請代煮藥中庭有青鳥啣珠寶墜藥鐺中服  
之卽愈崇禎二年六月朔疾作知不起抱父一慟而  
絕年四十七舊史氏曰孝貞之事古管彤所書未之  
有也宋學士景濂作麗水陳孝女妙員碑與孝貞略  
相類妙員父早夭大母林氏病危剔肝和藥自誓大  
母得生終身授菩薩戒不復適人林壽終棄家爲優  
婆夷郡錄士永嘉高明上其事有司具烏頭雙闕之

制旌表其門妙貞之事奇矣至于棄家爲優婆夷當  
世用國法表厥宅里以爲割肝救親有補名教辭家  
學道不毀世相高則誠元季大儒通達世出世法其  
所旌異可以爲百世楷則今孝貞之行不愧于妙貞  
依父以死不出閫內一步而烏頭綽緜之制未有聞  
焉則今之司世教者抱方守俗之過而非聖祖慎重  
旌表之初意也頃者末法陵燹禪門瀾倒妖尼魔眷  
上堂示衆流布語錄皆一輩邪師瞽禪公朕印可油  
頭粉面爭拈錐拂梅陀摩登互作宗師如來難姨母  
出家國典禁婦女入寺近代紫柏不許婦女識面律

用遮惡禮貴別嫌未有毀壞世相而能通達佛法者  
也若孝貞者易之家人所謂利女貞者歟其在今日  
世出世法中豈非皆橫流之砥柱狂病之藥石歟木  
陳恣公製孝貞傳後序歸本于累朝神聖豐功厚德  
之所致余讀之慨朕太息以爲禪門尚有人焉因舉  
其感憤牽連書之不獨以其訓閨闈實以爲今之禪  
人痛下金剛一杵也恣公聞余言當不禁涕淚悲泣

耳

瞿留守賻引

於乎百年榆塞駕鵝怒飛于晉郊一夕桃林石馬汗

趨于唐寢樓桑羽葆髴蒼梧仙李盤根矇矓丹桂  
於斯時也有勞人焉奮半臂以回天百身杖柱援弱  
毫而畫日八載拮据移象緯于嶺邊區分禹迹整權  
輿于規外開展堯封風動滇雲星連越嶠俠轂則黃  
儂邕管稽首翠華飛箋則庸蜀匡髴輸心赤伏運蜀  
相之籌筆嘔血酸辛佩李公之靴刀誓心赤苦警傳  
風鶴軍化沙蟲潰莒徒聞浹辰及郢不關三戰于是  
角巾就繫奮袂致辭曼聲長嘯呼南八爲男兒潑墨  
賦詩喜臧洪之同日握顏公之瓜死不忘君剖弘演  
之肝生猶報命蓋皇天畀以完節而尼父謂之成仁



厥維艱哉嗚呼偉矣烽烟乍戢旅櫬還歸焚婦務面  
以過車蛋人典衣而酸奠雒陽城外寄昔夢於思鄉  
雀唐峽中寫新哀於怒水渴葬非禮權厝有時哀此  
藐諸創深痛鉅矧茲遺卵刳盡塵窮未營七尺之高  
墳且掩一杯之淺土丙舍四壁總帳疇依甲第他人  
瓦燈安寄徒使前潮後浪載胥種之忠魂忍見野燒  
荒燐伴萇弘之碧血是在後死敬告同人束緼火於  
西鄰敢云求購分續光於東壁亦曰通財但是匍匐  
有喪哀同復矢况復平生知契淚重脫驂睠顧蘆中  
亦有壺漿之女慙棄桑下寧無返璧之人竭吾力之

可爲見君情於遺後書藏故國行看汗簡之方新劔  
動親身尚想飛鳴而圖報數行老淚一紙哀詞聊以  
當乘韋之先應不哂扣門之拙爾

牧齋有學集卷十五終